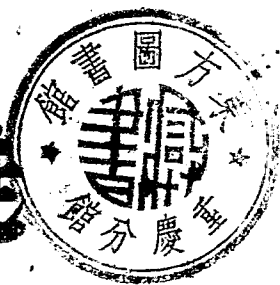

張 煌



恕 饒



MG
I246.7
170



3 1774 2625 5

——爲什麼不允許一個人從錯誤中回過頭來，拍開手，給她光亮，不然我就給你們詛咒！——

饒 恕

◆◆◆◆◆◆◆◆◆◆
張煌第二短篇創作集

獻 給

永遠愛護我，鼓勵我的雲波

創月新叢第一種

春潮社出版·一九四三年九月初版

目 錄

僞忍

(一)

某詩人

(二六)

蒼鷹

(六八)

後記

(九一)

饒想

一

醒破眼瞋也尋不出一顆星，這是一個過於黑又過於冷的夜曉。風將一株樹，一顆草都吹出了聲音，曠野上響起好一片雜亂的音樂。冷到這般，又吵到這般，我和波顧不得體面了，將圍巾從頸頸捲起，一直捲到只露兩隻眼睛。黑不怕的，兩隻電筒讓夜色護了路。我們是去裝一位在平省營立劇校做過校長，又在戲劇創作上很有成就的S先生烤火談天。

S先生在家，正和他的太太用晚飯，見我們來了，一豎高亢的寒喧嚇哭隔壁鄰家小兒。他就是這樣熱情的，我和波與他相識未久，但我們已經愛上他那毫無隱藏的靈魂。他坦白，誠實，小說家不必研究他一年或者兩年，無須費用腦力，只要和他有一兩次往來，便能夠和他的靈魂對面。

S太太和他是配就的一對兒，靈魂相似宛如孿生。現在S太太給我們各倒了一杯熱茶，然後四個人將腳放在火盆邊緣，他們吃，我們飲，東拉西扯的談了起來。越談越掛勁兒。飯吃完了，他們碗也顧不得洗，因為話已談到一個有興味的問題上去。

「是哪，」S太太帶着同情的神色，搶了波的話。「我也覺得人海原是無邊的，在人海中沉淪就只有向最深處沉淪，翻上來設想回頭是岸，可哪里有哪個岸吶！比如你剛才說的李小姐，失戀八次，她還想在第九次戀愛上拯救自己，第九次怎麼樣兒了呢？唉，又是被棄了她想對人談實，誰又敢對她談實？唉！她的生活真是一個悲劇的繼續！」

他們談的這位李小姐，是某演劇隊一個隊員。對於她我知道得很少，只聽波告訴我，她在舞台上演悲劇角色極成功，想在人間演喜劇角色最失敗。但她不是一個壞人，第一個愛人騙去她的貞操後，她就被鎖在幸福的門外。一個失身的女人在今天社會中會有怎樣一份命運呢，波引用着小仲馬的名言回答S太太了：

「這就是上帝可以饒恕的，人却不能饒恕！」

S先生將椅背用力一拍，氣憤難捺的叫道：

「這社會真該死！該死！該死！——」他一把抓住太太的手腕，更高聲一點說，「妳給他們二位講講雷靜淑吧，靜淑的遭際如果寫出來，直是對這該死的社會提出最有力的控訴！」

說是飯後閒談的，不料場面竟變得特別緊張起來，S太太看見丈夫氣得喘息不定，慌忙給S先生換上一杯熱茶。她又不安的整一整被爐火柴命也染亮了的柔髮，才用着她平日創作戲劇的天才和被長期演劇生活訓練得極其動人的聲調講述到雷靜淑。

「靜淑和我們認識，是在六年前的夏天，那時我和S先生都在北平。我們組織了一個劇團，做過許多次公演，成績說太好，那就有點自賣自誇了，不過成績還不壞倒是真的。尤其是那次公演『茶花女』……」

「哦哦，讓你這麼一說，我倒記起來了，」波從座位上移到窗前，若有所思的吼道：「雷靜淑！不錯，她扮演茶花女，是不是？是。那就對了，我是這齣戲的看客呢，我因為參加了北平青年會的夏令營，所以那時候我不在天津，前在北平。」

「噢，靜淑演得怎麼樣？」S先生問道。

波將兩隻天姆指一齊挺起來，繼續她的演技十分好。

S先生滿意的笑了。我有些後悔當時不在北平，不然現在聽着電靜濕的故事，就會更覺得親切。我伸手盪了盪爐火，聽S太太繼續說下去：

「靜淑加入我們的劇團，連她自己都料不到的。她跟我們說，在七歲上死了父親，她父親正如果戈蓮的「外套」裏面的主人公阿加克阿加克維奇一樣，到死沒有變更過職業，一個只會俯案抄寫的寫書記。拋下她娘倆後，不但沒留下一文錢，反倒帶走許多錢，爲了給他買一具白木棺材，一套衣服等等，她母親借下了一點債。

「日子不好過，她娘倆就寄居在二姨母家裏。二姨父是個好心人，一家大紡織廠的經理，雖然有錢，可不擺架子，對她娘倆很不錯，一年到頭只看到他的笑臉，靜淑的母親常說二姨父是一位歡喜佛。

「二姨母就有點浮，有點驕傲，好打扮，愛享受，和她娘倆很少說話，整天在外面交際。但是那時候靜淑非常羨慕這位二姨母，又闊氣，又漂亮，和她在一起就如同伴着一朵花。二姨母生過一個女孩子，叫若蘭，靜淑七歲時若蘭已經十一歲了。若蘭也這麼說：「我媽比妳漂亮，有香水，有錢，頭髮是捲的。」靜淑一點也不覺得這話有什麼誇張，當真如此，她對若蘭說：「我

「長大了准比妳媽好，妳別鬧！」

「再過五年，若蘭也和二姨母一樣漂亮了，二姨母給若蘭添購了許多華麗的服裝，這讓已經十二歲的靜淑特別眼熱，有幾次她險些嫉妒得哭出來。二姨母家有許多畫報，若蘭就裝扮得像畫報上的美人一樣。靜淑呢，每次走近堂屋大穿衣鏡前，照見自己穿一身藍洋布襖褂，不是肩頭上有個補釘，就是青布鞋子露出姆指，她難過得別提！」

「若蘭讀大學三年級的時候，靜淑才升到高中二，高中二還沒有輪過去，本鄉怎麼一來，靜淑的母親有天對她說：「妳明天不必再去上課了。」靜淑驚訝的看着她母親，想問明原由，但是她母親兩眼包着淚水，聰明的靜淑沒有問出口來。轉天，她母親一醒就對靜淑說：「今天我們倆去舅家住兩天。」到了舅家後，便一直沒有回到二姨母家裏，原來靜淑的母親和二姨母頂了嘴。舅家窮，靜淑特別着急，她整天看着舅父愁眉苦臉，聽着母親唉聲嘆氣。

「當時靜淑想：『要嫁給一個像二姨父那樣的男人就好了。』她還從一本研究虛世之道的書本上找到一句哲理：『通天堂的路是用金子鋪成的。』」

「靜淑可真是美得很呢！」

「嚇嚇，我見過她的，那真叫美！」波從高聲發回理座位上，說這話時他瞪大一對眼睛，那樣子就像他又從回欄中看到了靜淑，深深爲她的美貌吃驚似的。但是我沒有見過她，就是聽說他倒讓下去，不過我耐不住寂寞的插了一嘴：「美貌的女人多半是不幸的。」講過這句話，自己都覺得不安當，後悔這樣冒冒失失，壓不幫閑住嘴來律嫌。

「是哪？」不料 S 太太倒攙過我的話去，「真不幸的深怕要算是靜淑了，寡念的鐘誤，她本該相信『通天黨的隊是用金子鋪成的。』」

「當我們的劇團有一次招考團員的時候，她聽了名。考試的成績極好，錄取了。這團的第一天她就對 S 先生說，她母親需要她接續養活，立刻需要一筆錢。S 先生特別籌募，預先支給她第一個月月薪。跟着，我們就排演『茶花女』，茶花女這角色並不容易演得好，S 先生可大膽的選了靜淑扮這個角色。許多人相信天才，許多人否認天才，從我們認識靜淑後，不得不承

「天才能對天賦對於人們的分配很不公平。那時S先生常對我說，醇濃演戲不必有個導演的，真像一粒星子碰到了太陽，導演被處於看不見的地位！」

「然而誰又想得到，這樣一個天才的演員却有着極其俗惡的念頭呢！」

「俗惡的念頭？」我問。

「是的。她以追求她二姨母那樣的生活做爲人生的目標。這個不幸的故事就是這樣演出來的

三

「因爲她演『茶花女』很成功，以後每次公演什麼戲，女主角差不多都落在她的身上。當時她處處節儉，將領到的錢分一多半給那守寡的母親，我們都稱讚着這位孝順的女兒。可是這麼一來，她剩給自己的錢就少了，因此穿得很樸素，夏天時，她愛穿白洋布大褂，天氣一冷，就穿起一件黑絨袍子，外面罩一件陰丹士林布的藍袍罩，這樣素的衣飾可並不傷損她的美麗，反倒有一種聖潔的美，真的，她靜下來時，活像維丹巧手做出的雕刻。」

「誰也不會想到，當年冬天，有一次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情。靜淑潑捲了頭髮，脫去了藍袍罩。我和S先生都覺得奇怪，我是個爽直的人，就問她了：

「是妳媽做壽呀，還是妳戀愛了？嘿，妳真漂亮！」

「她笑了臉，猶疑半響，竟回答了這樣的話：

「S太太，我不知道應不應該這麼做，上次我們公演『梅蘿香』，戲院的牛經理肝得我厲害，妳看他昨天還寫來一封信，說他變成了我的奴隸，覺得他怪可憐的！」

「嚇我一跳，如果不是怕她太傷心，我幾乎說出責備的話來，天哪，她怎麼會愛上了像個肥豬似的牛經理呢，而且那個肥豬已經有了三房太太是誰都知道的，我將牛經理罵上一頓，而後對她說：

「可憐的不是他，是妳哪，妳怎麼會愛上了他呢？」

「靜淑低下頭，不作聲，滾落了幾滴淚水。」

「噢，可就怪啦，」我驚訝的抓緊她的手，搖着，「妳說啦，我又不是外人，妳就是如此的多清麼？而且他有了三房太太，人也一無所長，莫非妳真爲他動了心？」

「怎」麼可以臨冰呢，不愛他算了，終歸我這樣好，我纏塗到這地步真對不住人！」

「後來我再追問底細，她除去掉眼淚，就是一句：『不愛他算了。』她用熱水洗直了捲髮，又穿上那件藍袍罩。我和S先生一點也不能明白，這件事情奇怪得令人糊塗！」

「衆篇，托爾斯泰在『克魯撤奏鳴曲』(Kruzhennye Op. 34)中有句話，」我說，「生命沒虛榮簡直成爲不可能的。」

「是啦」，S先生也說，「這件事情並非令人糊塗，既然她以追求她二姨母那樣的生活做爲人生的目標，顯然的，這件事情的發生源於虛榮！」

四

「這件事情發生不久，」S太太繼續說，「她的母親死了，哭得她昏過去兩次，她就這樣的愛她的母親。S先生喜歡她，就讓她搬來跟我們同住。那時我們租了四間房，我和S先生住兩間，她住一間，另一間是飯廳，也可以當做會客室。此後，我們和她親熱得如同一家人。」

「跟着就是盧溝橋事變，劇團也因故解散了。S先生和我預備南下，問她：『靜淑，妳也跟

我們走嗎？」她說：「不跟你們走跟誰走？走！」我們一同離開了北平，又一同走到這，走到那，走來走去就走到省，S先生受了聘，在省立劇校當校長，靜淑趁這機會也入了學。劇校有幾次公演，她照例扮飾女主角，經過長期演劇生活訓練後，她的演技更能使人喝采。

「每次公演都由她扮飾女主角，遭同學們嫉妒是一定免不了的，有一次一個女同學借皮了幾句，說她是金猴臉子長得漂亮叫座。她氣了，她回說：

「『哎呀，別扯臊啦，有吃有穿的人誰幹這個！妳是天生的一對窮瞎，井底的蛤蟆沒有見過天！』」

「這話傳到S先生和我的耳裏，簡直氣得狠，也傷心得狠，我們就親眼看到靜淑刺落了她的靈魂的光彩，顯出一種非常醜惡的面目。S先生將她喚到面前，問她道：

「『靜淑，你這醜態的輕視戲劇工作嗎？爲吃爲穿，就不爲一點別的？』」

「她不承認說過那樣的話，她說做戲劇工作自然是爲着抗戰，至於那位女同學講她的壞話，她能够原諒，她並且按院在省道她方的入太游外，一切在她看來是明明白白。

『我和S先生經過這事，就不再要緊了。對於她所講的只當平空學。我們和隨處談話。』

又珍貴她演劇的天才。雖然她在思想主題錯失了路，我們應該好好勸導她，不使她遭遇到什麼危險。

「可是，你們聽吧，有一天，靜淑又將藍袍穿脫下去，邊搔了頭髮，這不說誰也猜得到……」

「戀愛又開始了。」淑聽出了興味，用手梳一梳垂下來的長髮，他這麼說。

我和S先生還有S太太都笑了。窗外的風聲仍舊叫得厲害，並且落起雨來。S太太沒有盡量運眩，給爐火加上兩條炭，又飲了一口茶，她繼續的說了下去：

「是的。她又開始戀愛了，也可以說，她開始墮落了。她的情人和她怎樣結識又怎樣達到兩心相許的情愛，誰也不能知道得很清楚。只聽同學們傳說着，她愛上一個有錢的流氓，他的名字喚做黃雲鵬。黃雲鵬有一天看我們劇校公演「雷雨」，在台下愛上了四鳳，四鳳的角色正是靜淑扮演的。戲散後兩小時，靜淑從茶房手中收到一封信，信封中還夾來一條濕淋淋的手巾，寫信人硬說這手巾上浸透了他的淚水，是他一面看着四鳳表演一面流下來的，他比舞台上任何一個角色都更可憐四鳳。於是靜淑四鳳的靜淑感動了，後來就知這寫信人看了面，一見鍾情，她愛上了黃

要聽。——這傳說是不是真的，不得而知，劇校的同學們可都相信着這傳說。靜淑對自己這次戀愛極力保守秘密，和我們隻字不提，不但此也，連話也少跟我們說了，我和S先生並不介意。我們明白愈是祕密的愛情愈是甜密的東西。

「然而事實不容許我們的緘默，對靜淑的謠傳一天比一天的多了起來，有的同學罵她是妖精現形，有的同學就罵她是個侏子，後來竟然有七個女同學聯名寫信給S先生，要求S先生馬上將靜淑開除學籍，否則她們爲了顧全自己的名譽，只好退學。因爲校外已經有人嘲罵劇校的女生都是侏子了。事情這樣惡化起來，比起夏天結了冰層更難叫人相信。

「終於將靜淑喚來了，S先生將這許多可怕的事情講給她聽。她翻着，沉默着，最後，她立起身來，面色灰白的對S先生說：

「爲了顧全學校和S先生的事業，我退學！」

「靜淑，你怎樣弄壞了自己的呢？」我打斷她和S先生的談話，一把抓住她的手腕，問：「莫非妳一點也不肯告訴我們？莫非妳一點也不想將做錯了的挽回來？」

「她掉脫了我，哭着叫着的奔到門邊，回轉頭來，說：

「原諒我吧，我自己也不明白。」說完，她就跑開步們了。S先生呆呆的望着她跑遠的背影，緩緩的對我說：

「她這是誠實話，她不會明白的，如果有人明白怎樣做就是喜劇，怎樣做又是悲劇，不幸便不會落到誰的頭上，世界該是一座大的樂園了。」

五

「我和S先生商量很久，決定先讓她在我的房裏，暫時不要露面，只要有一段時間供我們思考，總會想得出解救她的辦法。但是當我去宿舍找她的時候，她已經走了，許多女同學正在宿舍中紛紛議論着她。我向女同學們詢問底細，原來事情發生時的確嚇人！她的情人萬雲鵬是個玩弄女人的能手，萬雲鵬的父親萬天寶是當地的土豪又兼劣紳，一個被人恨入骨髓的惡棍！萬天寶所以能夠變成一個財主，據說他是土匪出身，綁過幾次案，發了橫財。綠林生涯洗手後，就開始做販賣人口的生意，大大小小的妓院開了不知有多少，妓女少說有千多個在他手上。在這樣多任意使用的女人羣中，萬家父子就終日沉醉在肉慾中，尤其是萬雲鵬的胆量勝過他的父親，他曾經

鬧出一個出名的案件，兩年前一個風雨交加的夏夜，他偷偷的鑽進一家小姐的臥房，他用繩子將這位小姐綁在床上玷污了，後來這位小姐的胞父親和打了官司，結果是怎樣的呢？這位小姐的父親和萬雲鵬的父親在法庭上會了面，仇人相見，並不起眼，他倆個商量了一下，打官司究竟是不名譽的事情，好在萬雲鵬還沒有成親，這位小姐也沒有出嫁，將錯就錯，他倆倆就在法庭上言歸於好，成就了一個錯誤的婚姻。這位小姐和萬雲鵬結婚後，沒有一天是快樂的日子，萬雲鵬給與這位小姐的是肉體和心靈上的虐待。在這樣的折磨中這位小姐很快的就死去了。對於這位小姐的死，萬雲鵬並不傷心，微笑反側描上他的嘴角，從這微笑上我們就得出永不饒恕的憤恨！是啦，正如一位哲人所說的，「人與人之間的殘酷這句話並不够，真的事實還要深得多！」萬雲鵬轉眼又愛上可憐的靜淑了，他爲了要得到她，首先第一遭是破壞了她的名譽，他的詭計是先將她騙出學校，再將她騙進一個秘密的期待接近那個爲她不能預料到的災禍去了。

「有一天，鞠教的女同學看到了靜淑和萬雲鵬在街上傷得很緊的走路，又有一天，很多男女同學都看到了靜淑和一個野妓妓院的鴉母在街上調淫，於是很多不名譽的謠言就如潮水似的散佈

開來。——以上雖然是女同學們對我講的，我想這會是事實的真相。

「我將我聽到的講給S先生聽，他慌張得不行了，我們決定設法將醫淑找回，我們不能眼看著她墮入深淵！但是一個星期過去了，兩個星期過去了，……一直到三個月頭上，我們沒有看到醫淑的影子。」

「第四個月期開始的第一天早晨，我和S先生還沒有起床，門板竟呀——的叫了一聲，一個面黃肌瘦的女人出現在門口上，她的長髮披落肩際，身發顫抖，仔細辨認一下，來的正是醫淑。」

六

「『怎麼妳？』我和S先生翻身坐起，同時喊了出來。」

「她並沒有走近我們，一種羞恥的襲擊使她連忙轉過臉去，背向著我們，她將頭靠在牆壁上嗚咽起來。我和S先生驚住了，在她的垂垂的白布大褂上發現了一塊一塊的血漬。」

「『是誰打傷了妳？』我問道。」

「她還是不轉過臉來，也不作聲，半晌之後，她過來了，大聲的號啕着，她跪下身去，叫

道：

「請你們饒恕我！饒恕我！」

「起來，靜淑，」S先生說，「我們不但可以饒恕你，而且能够像以往一樣的幫助你。你遭遇到一些什麼？你說。」

「我是被人欺騙了！我現在就像從萬丈高峯上跌下來，爲了不使我跌得粉身碎骨，請你們馬上伸伸手，伸伸手！」

「你是怎樣被人欺騙的？」我問。

「同時，S先生也問了一句：

「我們又能怎樣幫助你？」

「是的，我得跟你們說一說我的不幸，我得跟你們說出來他是怎樣欺騙了我的。……」她鎖起眉頭深思着，低低的問着她自己，「讓我怎麼說呢？」沉默一兩分鐘之後，她恍有所悟的抬起頭來，大聲說：「是啦，我是被我自己欺騙的，什麼話也可以不說，多說一句也會增加一分痛苦，一個心浮意燥的女人被遺棄是極簡單的，他的愛人不愛她了，她罵他負了她，他又打了她，

趕走了她，於是，這就把話說盡了。因為什麼才會鬧到這地步的呢？是的，做野獸可是任何一件事情也還是找不出因果的呀！我不怪他，我沒有一點理由怪他，我把我自己害了，嗚，你們，你們爲什麼目不轉睛的看我身上的創傷？這算什麼，我心上所受到的創傷比這深得多呢！可是他不要緊，時間會治療它的，現在我只要求你們，像過去一樣仁慈的收容我。……」

「我和S先生望着她這可憐的樣子，同聲的哭了出來。抽咽着，我對她說：

「我們對你的感情是絲毫不會變的！」

「她有些釋然了，她找到了證明：因爲我們是同聲的哭了。這給了她勇氣，她站起來，坐到床沿上，問道：

「我以後該如何辦法呢？」

「從今天起，妳就在我們這裏住下休養，至於社會上給妳的非難和刺激，可以不去理它，只要暫時不出門，自然會和這些隔絕了。」我這說，「只有這辦法是最好的！」

「但是她告訴我：

「我的許多東西都還留在『國泰飯店』，那是一定要取回來的，莫非妳是說，從現在這一

分鐘起，我就不能再和外面的一切發生接觸嗎？爲了我不幸的緣故，就得偷偷摸摸的藏起來，讓人們忘記了我是怎樣一個人的時候再露面？是誰這樣判決我的呢，不幸的折磨已經够了，但是，還有一個長期的監禁！」

「她又哭了。」

「不是這樣說，不是這樣說，」S先生帶着焦灼而又痛苦的神色解釋着，「S太太所以讓你去休養，是看到你身體比以前瘦弱多了，至於社會上的非難和刺激，那算不得一回事，凡是不體想不幸者的，自然你也可以不體想他們！我看，「國泰飯店」的物件讓我去給妳拿，或者，妳如果覺得有些物件由我去拿不方便，明天就讓S太太和妳一同去，我主張今天妳好好歇在這裏養一養，洗個澡，換一身乾淨的衣服。嗚，怎麼樣？」

「她回答明天同我一塊兒去。我和S先生當然明白不必再追問她的道邊。有人說何想往往甜得很甜，苦起來可比什麼都更苦，這話說得很有道理的。」

S太太聽說愈發激動，臉脹紅了，語也說得很快，似乎三句詩當一句聽出來才滿意似的。但
是我打斷了她的話，問了出來：

「究竟靜淑遭遇了什麼？莫非你們一點也不知道？」

「不知道。」S太太回答得很乾脆。我有些不能滿足。似乎波看出了我的需要，僅用中指壓
刻着對我說：

「我們倒可以推測得出她可能遭遇了什麼！」

「可能遭遇了什麼？」S先生憤憤的說，「被愚弄，被遺棄，近乎要消滅的一項罪！」

一種強烈的虛榮心造成的悲劇！」

「不過，這悲劇總算結束了，我相信，你們一定會給她安排一條平穩的路子走，這一定，當
然的。」說這麼說着，面上煥發了一種光彩，但隨即又暗淡下來了，因為S太太嘆息一聲，應答
了下面的話：

「悲劇還沒有結束呢，真正的悲劇不過才從這時候開始。」

「轉天早上我同她到「國泰飯店」去拿行李物件時，一進飯店的門，茶房交到我手裏一封信

我們走到房間旁，她折開了信封，她從信封中取出來的不是信，倒是兩千元新舊的鈔票，她咯咯的冷笑了，跟着，她撕鈔票撕成碎片，又用力一吹，被折破的一疊鈔票飛滿在空中。然後，她又靠在門板上怪笑着，那笑聲比痛哭更來得可怕，叫人聽了周身起一層鷄皮疙瘩。當我的視線落在被撕破的信封上，立刻明白了這是怎麼一回事，信封的一角寫着雲鵬這個名字。我怕她因此這件專感受過甚的刺激，就託辭說我的肚子忽然疼得很兇，請她接扶着我馬上回家，至於行李物件反正不會遺失，讓她明天再來取出去。她答應了，鎖上門，揆扶着我上了車，一路上她說了不多少抱歉的話，問我要不要請大夫，如果肚子疼得厲害，她主張告訴車夫，先去醫院診察診察。可憐的人！她怎麼會想到我在爲着她的緣故做戲，我說：「不要緊，還是快快趕回學校吧！」

在劇校門口下了車，許多男女同學用着嘲笑的眼光迎接了我們，在第三教室的拐角處碰到兩個女同學，她們冷笑着走開了。這激起我的憤怒，我的自尊心受了傷，扭頭一望，靜淑，她的面色白得可怕，嘴唇抖抖的像在訴說一些什麼不願告人的話，這時我才忘掉自己，發覺在痛苦中是漸漸的靜淑已經走不動了，好像時時都可以顛倒在地面上，現在不是她揆扶着我，而是我在揆扶着她了。但是，走到中途，她將全身的力量回我壓來，我已經支持不住，和她一同跌倒在地面上。

這時過來三個女同學，連忙將我攙起，其實我沒有病，不攙也起得來的。當說法靠靜淑的時候，三個女同學竟成了旁觀者，而且是冷笑旁觀，彷彿我是將野妓帶進了劇校，又引進了家裏。這是那麼多麼淺薄的眼光！不要嘲笑墮入不幸的人吧，如果說學習戲劇即是對人生做一深刻的研究，必須心胸寬闊，善惡分明，這樣對待靜淑就錯了，豈止是錯了而已，簡直是一種可怕的殘酷！爲什麼不允許一個人從錯誤中回過頭來，拾翻手，給盡光亮，不然我就給她們詛咒！當時我將我所想的告訴了她們。

「我還對S先生說：

「爲了給這冰冷的人情以無情的抗議，靜淑繼續在樹校上還是必要的！」

「不等S先生回答，靜淑叫了起來：

「我不能！我不能再害你們！請你們叫我安靜片刻，我不知道什麼緣故，我的心跳得特別厲害！」

「好好，妳進S太太房裏先休息休息，別着急，事情就會好起來的。」S先生這樣說了之後，靜淑就去睡了。房裏只剩下我和S先生的時候，S先生說：

「現在學生們已經推測到靜淑再來上課，剛才有幾位老師同我講，如果靜淑再來上課的話，學校將有惡劣的變化是當然的。我並不是對這將來的變化感到恐懼，只是我不願意這麼容易的放棄工作，唯其學生們昏惡不分，我反倒覺得更當教育他們！是的，我更當教育他們！至於靜淑，我又不能不讓她上課，如果有誰阻止她上課，我就會氣得說不出話來，世界上沒有嗚呼可以說教，我的焦灼，我的困苦正在這裏！」

「當我將在『國泰飯店』內經過的一切告訴 S 先生時，我們悵然無着的都低垂了頭，『一足失成千古恨』這句話雖然十分古舊，然而這句話的分量我們現在才掂了出來，這句話是不幸的經驗產生出來的果實。半晌沉默之後，我對 S 先生說：

「我的焦灼，我的困苦也和你的同樣，然而靜淑是還要上課的！」

「是的，那是必要的！」S 先生回答。」

八

「當天下午一點鐘，我和 S 先生去『劇協』開理事會，本來不想參加的，到底被『劇協』的

「經事硬拉着我們去。」去「劇協」以前，靜淑正應着午覺，我睡而一想，也好，讓她睡吧。反正我們在家裏也不愉快，大家坐在一起總是愁眉苦臉的。但是「劇協」的理事會開始了，發言的人沒有吃瓜子的多，我更是心不在焉，苦着我的心緒的是靜淑怎樣在一次摔跌之後還可以爬起來，儘管阻礙着她的是那麼多！

「爬得起來的！爬得起來的！不幸給了她覺悟，她現在是在掙扎着，什麼能够阻礙她？一點人世的毀譽嗎？這算不得什麼！只要一個人澈底的覺悟過來，她是得救了！」我的心這樣叫着，使我感到「刹那」的快感。但隨即我又聽到了另一種聲音在我的耳邊喊起來：「什麼！得救？妳難道沒有看清楚她的處境，人世的毀譽像塊岩石似的壓住了她！比如：她再上緊是可能的嗎？」我吃了一驚！

「然而我是堅信着只要一個人能够澈底的覺悟，他是得救了！」我擱斷了S太太的話，滿有把握的說。

「自然，那是一定的，如果不是這樣，便不是澈底的覺悟！」波興奮的叫了起來。

S太太這時飲了一口茶，望了S先生一眼，那是詢問的眼光，好像在說：「我現在就得承認

他倆說罷了嗎？」

「他倆的話是聽的，你開始說我們回到學校以後的事嗎？」S先生答了話。

「回到學校以後」，S太太繼續說，「再也找不到靜淑了，她給我和S先生留下一封信，放在床頭上。信寫得還算長，總有兩三千字，當然我已經忘記了她都說些什麼話，大意是這樣：我走了，請用你們仁慈的心原諒我，如果我早想到回學校來的結果比起我遭遇到的更壞，而且擾亂了你們的心緒和事業，我絕對的不會來！就在你們走後五分鐘，我接見了一位女同學，她精神潦潦來驅逐我的，雖然她說話說得很婉轉，邊做同情憐我的樣子！這是何等虛偽！可是我不必計較這個了，她走後，我思索了很久，我是思索着怎樣才能得到衆人的寬恕，讓我這類心裏難得到平安！是還着口舌去剖白自己嗎？是要求他們允許我悔過嗎？是……再呵！可憐！我這可憐的人！忽然我才明白過來，我是不會得到誰的饒恕的！自己饒恕了自己吧！當我開始饒恕我自己的時候，我的心立刻得到了平安！我是懷着一顆寧靜的心走的，雖然懲別你們的情緒是十分的猛烈！我現在一面給你們寫信，一面落下大滴大滴的淚水！因為除我自己以外，肯饒恕我，肯收容我，肯幫助我的就剩下你們兩位好心的的人了！什麼話不可以對你們講呢，我跟你們說，我拿走了你們

書桌上擺着的一瓶藥酒，價值回致「國泰飯店」裝好幾個流氓給與我的膏藥的代價——兩千元。藥酒，我將拿着這兩千元回到我的鄉土。在後方，我卑小如塵芥，在淪陷了的燕平，我懼我貧如鼠的面對着侵略我們這個民族的敵人——天哪，這是我第一次想到了做一個戰士，「知恥近乎勇」，我來了勇氣，你們看，爲你們關心着的譚淑是抖着一身的勇猛又懷了一顆甯靜的心走的，你們祝福我吧，我會時時不忘記祝福你們！……我們讀着這封信，沉重的心漸漸的輕鬆下來……」

「我說怎麼樣！」淑一步跑到S太太面前，大聲說：「她是會得救的！」

縱然如此，我還是發出一口嘆息，——自感傷於世態淒涼的嘆息。世態淒涼，又是一句十分古舊的話，然而這句話是從類似S太太所講的許許多多不幸中產生出來的。當我和淑又飲過一杯茶之後，大家都不知道應該再說一些什麼，時間已經不早，雨也住了，於是我們握手告別，約定下次會面的日期。然而一出房門，我打了一個戰抖，外面的風吹得不很大呵，我却感受了冷澈骨髓的一陣刺疼……

某詩人

一

折了帆的生活怎會不冒一番風險呢？當他掙扎在驚風駭浪之中，我可以旁觀嗎？不可以的，同樣是抱著一只豎琴，這豎琴的聲音比什麼都更能傳達愛呵！

是啦，問題就在這兒，在於愛，愛是不是鼓勵着我們向上呢？對的。愛是不是也會拖着我們走下坡路呢？肯定的回答吧，這也對的！！！！我以我的愚蠢的愛禍害了一個朋友。

二

去年秋天，我閒住在桂林文協，爲了時常弄到一文不名，每天都是皺着眉毛過日子。W兄和我住同院，我們相識雖只半個多月，但他的友情早已傳給我一片火似的灼熱。正巧有一家遊藝館

報紙籌備在桂林創刊，約W兄去做副刊編輯，他不想去，他見我窮愁無聊，就荐了我。報館答應了。當我第一次會到經理人時，他很客氣，他的每句話裏都夾帶着高聲的朗笑，祇在我提到稿費字字必須八元時他暗了一下臉色，隨着又如一個多嘴鴛子般的呱呱了一陣。然而笑一陣並不是回答，我便鄭重其事的又問他一次：

「對於稿費這層，你是不是已經同意呢？」

「同意了。」

他隨着跟我又擡了一次手，表示他誠意的合作。我向他告別出來，馬上就去拜訪幾位肯給我寫點文章的朋友。

報紙預備在雙十節那天創刊。十月四日我繳了三萬餘字朋友們的文章給報館。五日的下午我從報館看好試板校樣回到文協，發現在我的床上着一位長頭髮，陷眼睛，穿着雙破皮鞋的青年人。他見我進來，就好像他是主人，我變成了客人，他跟我寒暄了一陣，又讓我在他身旁一張木凳上坐下來。他熱情的微笑着，我也笑，但是我笑得不如他來得自然，說實話我被他弄得有些侷促，我是從來還沒有見過這樣的客人的。

「我叫孟明，剛從南甯前線回來的。簡單說吧：我有幾首在戰場上帶回的詩稿，聽朋友們說起，你正爲×報編副刊，不知我可不以將這幾首詩交給你看看？」

他已經說明來意了。我沒有超乎常情的回答他一句：「留下看看吧！」

不料他還有另外一個請求：

「如果這幾首詩能用，請先借點稿費給我。」

他從懷裏掏出一疊原稿，放在我的面前。他用右手的中指指著這疊原稿對我說：「詩的好壞不說，每個字可都是熱情的花朵。我是熱情的愛着戰爭的。讓我跟你說吧，嚇！我這次在南甯的遭遇太險了，太險了，就在夜半，敵機還是幾乎要觸到地面似的飛，用機關鎗掃射難民和埋伏在四郊的軍隊。我怎樣躲都不成，有幾次爬在地面上裝死。最糟的是有一次在我身邊跑過一列騎兵，我怕得很，馬蹄聲和機關鎗差不多，於是我抱著頭就往那邊跑，跑了很久很久，我還以爲機關鎗追着我，後來我實在跑不動了，跌倒了，心裏叫出一聲：「完了！」但是扭頭一看，一列騎兵從我身邊奔過去了。這時我才知道和騎兵們賽了一次跑，懊悔到了極點。往回下走已經不認路，索興回到了桂林。你看吧，我是空著手兒回到桂林的，鞋子也破到這般了。」他注視着他

的兩隻腳，大聲的笑了起來。

「你去南路做了些什麼呢？」接過他的詩稿，我問道。——自然，他對着我像對着一個老友似的大暢心懷，這坦誠使我高興，然而我可不大贊成詩人追着騎兵開了小差，這太丟臉了。

「做了些什麼？哈！只是一次恐怖的參觀而已。我是隨了××慰勞團去的，現在這個慰勞團遺在前方。你以為我是拿鎗桿的嗎？」他沉下臉來看我一眼，馬上爆發了一陣大笑。

跟着他又提到了俄國普式庚和英國拜倫士戰場的故事，不知怎麼一來，又討論到今天中國詩壇的混亂，又不知怎麼一來，話頭轉到衣食住上去了，說到住，他氣憤難捺的叫道：

「我現在比不上一條狗！」

「怎麼？」

「你想想吧，狗睡覺還有狗窩，我呢，就沒有半張床！今早發生了一件痛心的事情，這次我從南歸回來是寄住在—位姓會的朋友家裏，剛到他家裏的時候，他招待得很熱烈，可是越來越壞，住不到八天，他簡直變得像塊冰了。第九天，——就是今天早晨，我醒了一睜眼，原來我為睡在門外的台階上，我的行李也被這位姓會的朋友劫了出來，你看，這就是他的友情！」

他這番憤慨的言詞，秦靜似的在我心中滋生了同情，我雖然不知姓會的這個人是怎樣被他觸怒了，然而將熟睡中的孟詩人抬出門外，還辦法有些不近人情。我嘆口氣，叫出一句：「這是不對的！」

「張先生，你看……」他說不下去了，視線停留在我的床上。

這時，我有了躊躇，因為我能够在文協找到一張床，還是頗難。W兄猶豫許久的，文協會員多，而搖筆桿的朋友們時常弄到吃住皆成問題，因此我住下來，就不能拒絕別人來住了。整個文協可只是一間容不下三個半人的木板房。在這種情形下，我跟W兄講了暫住幾天。礙于情面，自然不便不答應我的請求，W兄是理事，便做了主。我既然是暫住，當然沒有辦法再留一位朋友棲身，我只好沉默。

但是他可鼓着勇氣說出來了：

「今天晚上，我可不可以在這裏住一住？沒有床，地下也可以，我想，你會贊成吧？」

我呆了一陣子，結果我只得答應了他，我說：

「今晚我們倆個就擠這一張床吧！」

他很歡喜的站起身來，我想他該告別了，但是我剛要伸手給他，他却打了一個呵欠，伸了伸腰，結果又坐下來對我說道：

「晚飯你吃過了嗎？」

「我沒有。」

「什麼時候出去吃呢？」

「我不出去吃，我在木刻協會加入了伙食，他們就住在隔壁，快開飯了。」

「那麼我就晚上來打擾你啦。」

「好好。可是你跟我們一起吃飯不好嗎？」

他剛欠了一欠身，又被我這一讓留住了。他聽我這樣說，面孔輝朗起來，他說：

「也好，索興我就不走了。」

這使我吃了一驚，我從沒有見到過這樣的客人。實話實說，我讓他和我們一起吃飯是言不由衷的，因為我在木協吃伙食還是W兄介紹，過去我和木協的朋友們無一面之識。木協會員多，爲了多添上我這張嘴，廚房裏的老媽媽咕嚕過許多不高興的話了。

然而，在閒暇的時間我只得領了他去吃，我是自作自受，難爲情也罷，又有什麼話好說！
「詩人多半是直爽的。」——這話是誰講的呢？我現在非常非常的相信！

三

「設若將生活比做最美麗的豎琴，詩便是這只豎琴彈出的聲音，
鬆了的琴弦是彈不響的，鬆了的琴弦是不發聲的。」

我應當終我的生活如琴弦般的拉緊……」

「有一天，一位在北方平原上奔流游擊的詩友給我寫來一封信，信上是這樣的寫道。」

四

我選選了孟詩人的詩稿。

孟詩人實在和我是兩種人，和他同住了一星期，我甚至還想避避他的友情。

他的友情是一種擾亂人的東西。

從我和他相識的第一天起，他的失掉帆的生活算是我到了帆，因而他可以不必皺眉不忿急的安穩釋過日子了。吃飯的時候，他最先擲到桌面前抓起竹筷，睡覺的時候，他最先縮到床上去，睡得滿香甜。白天裏他有時去轉一轉馬路，自然，大部分時間他還是搖着一枝筆，寫那永遠寫不盡的詩句，似乎他的靈海無時不在洶湧起伏。但是他寫出的詩，我特別不喜歡，老是重複着他那句「輕輕的，輕輕的……」有幾次我想對他說：「不要輕輕的，輕輕的寫下去了，你現在是輕了，壓在我肩上的可太重了。揉揉你做着夢的眼睛，看看你將你生活上的負擔壓在了哪個人的肩上了？」

我光是這樣想，嘴裏却說不出。講這樣的話是很難為情的。……我因為「難為情」這三個字，吃了許多次虧，誤了不少事。我明白，這是一個缺點。

我覺得難為情的，他可不覺得難為情，我為他的緣故，木鷲的伙食退掉了，打算和他在外面飯館內吃客飯。他說在外面吃客飯不習慣，又浪費，退款的那天，他痛怨了我一整天。我冒了火，我說：

「我就高興外面吃，你高興入伙由你的便！」

「那好，我入伙。」

「怎麼，你入伙？」我實在失去了耐性，我怕過於麻煩木協的朋友們，才拉他出來和我在外面吃，儘管我的錢沒有多少，每頓飯我還是替他墊了錢。因為我也在他這樣窘窘情形下生活過，我明白朋友的幫助於他是如何的需要。可是他這人未免太自私了一點，似乎他隨便和誰見一次面，誰就有了幫助他的義務，木協的朋友們是通過我的關係他才認識的，現在他居然要拋開我，獨個兒去加入木協的伙。他就不想想這對不對？我十分厭惡的看他一眼，悻悻的離開了他。

他果然在當天吃了木協的伙食。

木協的幾位朋友反側奇怪我為什麼不去吃而讓他去吃，他們揣測我嫌伙食吃得怎麼樣好。我聽了十分不自在，我原原本本的對他們說了出來。說了過後，我笑笑說：「這樣的人從來還沒有見到過！」

第二天，木協沒有預備他的三餐飯。

他嘆息了，他的眼珠轉了半天，才說道：

「同樣比黃金更稀少！」

「你這句話很笑，又是一行詩！」我帶着嘲笑的答案他。

「詩，」他認真的對我說，「想寫得好是難的，詩人需要的肅靜比靈感重要，他必須不爲生活上的瑣事所擾，用心的思索。我嘛，就不成，吃，是個大問題。果戈理怎樣呢？寫『死魂靈』時住在一個朋友家裏，吃飽啦，喝足啦，半個戈比克都不給！自然……」

「自然，這就是同情，自然，這就是你說的比黃金更稀少的同情！」我攔斷了他的話，大聲的叫了起來。

「你太爲我的話激動了，你聽我說得完全些，我還說的是我們這一代詩人更要勇敢的熱愛戰爭！靜下心來思索可以得到不少詩句，但戰爭的經驗才是作品的鋼骨！」

「還是將你和騎兵賽跑的經驗寫入詩裏去吧！」

我大聲的笑了起來。

他並不在意，也笑得很響亮。

他活得很單純！

晚上的時候，我拉過和他共用的被子一看，被子的下半截讓他蹬破一個洞。他熟睡中還不老

實，有幾次落像。在夢裏練習踢踏舞。我往往一夜被他吵醒三五次。昨天夜裏他將我的褲子拖得緊緊的，嚇我一跳，睜眼看，他滿面大汗，呲牙裂嘴的向我咬來，我連忙躲避，他却喊着：

「相信我，不然我就將心挖給你……」

「什麼？你胡說！」我向他的寬寬的前額擊了一掌。

他慘叫一聲，哭起來了，一面哭，一面咕噥着：

「妳不肯聽我的解釋，妳不肯聽我的解釋……」

唉，多情的人！

我想：他是在戀愛了，戀愛是必須多哭幾回的，你哭吧，只要不妨害我的睡眠，我鼓勵你！
——因為情人的汪汪淚水照得見一顆真摯的心呵！

但是現在可得和他說明白：

「哭不成，更不要抱我的頸子，其次呢，在夢裏別跳舞，不然被子又該多一個洞了。」

他哈哈了半响，回答道：

「好的，好的。」

「這」夜過得確實很平安，我醒來時他已經不在我的身邊了，我想，他該是散步去了吧？我起來，伸腳去找鞋子，發覺我新買來的「雙」鞋子已經不見了，他的那雙又破又爛的鞋子擺在我的對面。

「他準是穿着我的鞋子去會情人了。」我想。

但是他的鞋子我穿不下去，小了一點，我只好鼓着腮膀子等他，他不回來，我就不要想着出去。我在床上看了半本「雪萊傳」，他回來了。我生氣的說：

「你爲什麼穿走我的鞋子呢？」

他縮縮眉頭，頑皮的「笑」，裝出一種嬌軟的聲音回答道：

「會情人去了。」

他也有一個情人，雖然那個情人不十分愛他，正因為這緣故，他才天天寫長約萬言的情書。他每次寫情書時都咬着嘴唇，似乎責備着自己的低能，似乎永遠在想着如何才能將自己解釋得像天使。但是，不成功。他的情人雖然是一個高中的學生，却會想盡種種方法折騰他的心！

他有些失意，人也瘦多了。每天起床也起得遲，有時整天就在床上翻來轉去，擦害了熱病似

衣服，襪子，鼻涕，毆拋亂扔，這個小房間馬上變成一個垃圾箱。有幾次朋友們來找我，站不多時就逃之夭夭，他們說，聞不慣這房間裏的味兒。經他們這一說，我才聞到一種又騷又臭的氣息，看看我這個人！平時閒慣了也就沒有留意，不留意，就是我的疏忽，這是文協呵，怎麼可以弄到這樣子！我正對着自己發急，W兄走來了，有些不高興的對我說：

「你這位朋友怎麼夜裏在房間裏小便？怎麼又整天躺在床上像個病人似的？他爲什麼不找點工作做？是不是有了你他可以不幹？」

我的臉紅了，口也發乾，我不知道回答W兄一些什麼話，總之，當時我的心情很苦！

我這時才明白那位姓會的爲什麼在夜半將熟睡中的他抬出到門外台階上。

我對那位姓會的有了一些同情。

我想到這些，就一古腦兒的說給了他，最後我加上這樣一句：

「你是既不能弄好自己的生活而且妨礙了別人的生活！」

不料他一句話也不回答我，直直的看着我，我暴躁起來了，我大聲的問道：

「你對你以後的生活究竟有怎樣一個打算？」

倦了，翻眼珠，惡魔的閃電：

「我又沒有家，還不是靠朋友？」

他的家在漢口，沒有家是一句實話。然而，我憤憤然的問道：

「沒有家的人能像你這個樣子嗎？如果沒有家的人都懶得懶壞了幾條筋，那麼家，家就永遠是日本人的天下了。」

活該我鬧得這麼兇，他不理，索興連看我也不看了，眼皮一合，就又倒在床上了。他這是什麼意思呢？我立刻將他看成了一個無賴漢，下流貨！我和他過去既然是素昧生平，現在更不能相知，這友誼也够蹩腳的！算了，算了，我說：

「我們緣分已滿，還是各奔前程吧！我已經覺悟，我現在幫助不了你，反倒害了你！」拍拍他的肩頭，我大聲問，「你看怎樣？」

他合着眼皮，平勻的呼吸着，像睡着了的樣子。無奈何，我只能靠在椅背上嘆息了。我碰到這種人，不亞於碰上一種災難，時間，精力，金錢都遭遇了一次浩劫！

由於他每天寫一封長長的情書，書桌就被他佔用了，和他交成朋友後，我很難有機會寫一篇

短文章。由於他分用我薪水的半數，弄得我連推頭，洗澡的錢都沒有，鬍子長了就借一把剪刀剪去一根又一根，剪光了完事。由於他喜歡發議論，談東談西，我除去每日的辦公時間，就得陪着他做舌尖運動，這當然也怪我，我也是有點不甘沈靜，談得越熱鬧越好。這樣一來就滿槽，我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時間消費者！然而我這一切的損失爲了誰？爲了一個啞叭！

「不！你是裝聾做啞！」我從椅子上跳起來，一把抓起了他的右手，我無論如何要問個明白，「是不是你吃定了我？」

他的眼睛睜開了，眼睛裏充滿了淚水，我的心起了一陣顫慄，再說不出什麼話來。我深深自省着，我痛苦了，這也是我的習慣，就怕看人家哭，我想：我折磨了他，這是不對，我未免過於氣勢凌人！

我很狼狽的走開了他，結果還是一句話也沒有問出來。他有辦法，我沒有辦法！

此後，我照舊將他生活上的負荷放在自己的肩上，儘管壓得重，我可得大氣不喘的挺起腰身。爲朋友，我算學了一學柔道。

舊道，不尋了。禮送，爲了強盜捉埋人後悔積費千字元租約準，我和他顯顯了，罵上難

「這，這是，我這這位裏頭，經商的，經商的……」

「我們以後怎樣辦呢？」我攤出兩隻手，鎖着眉毛問他道。

「是呵，怎樣辦呢？」他也攤出兩隻手，鎖着眉毛反問了我這麼一句。情景十分像做戲，不由得使我發出苦笑。我想了一想，問他做什麼？他有辦法還來找我嗎？我失望的離開了他，去拜訪幾位能夠爲我找一找工作的朋友。

平時不能積存下一文錢，失業第二天就借了債。第三天我還沒有找到工作，第三天可在一家米粉館內看到我這位無憂無慮的伴兒大吃馬肉米粉。他那種展展舒舒的痛快神情刺激了我，想到我爲着要找到一份工作跑酸了兩條腿，累壞了這顆心，更對他的樂天精誠懷下很大的嫉妒。我走進了米粉館，立到了他的面前，問道：

「你吃米粉，你哪裏來得錢吃米粉？我的辦法絕了，現在唯一的財產就只剩下一元七角錢。」

「那一元七角錢我拿來用了。」

「怎麼？你用了？」我慌忙伸手到腰包裏搜尋着，心尖氣得發了抖，可怕的健忘害了我，昨

晚上我將一元七角錢壓在枕頭底下，今早出來時竟忘記帶在腰包裏。比一加二等於二更準，他吃馬肉米粉準是用的這一元七角錢了。飽了他，苦了我，第二句話不說，我鼓起腮膀子走開了。

在街上我無目的的走着，肚裏餓得古古的響，一想到他那展眼舒眉的痛快神情，氣得我眼淚都要流出來了。我發覺我幫助了一個自私的人，而且他自私得有些可怕。小時候聽祖母說：「從前有一個自私的人靠朋友生活，這個朋友窮到不能幫助他了，就叫道：『我瘦得只剩一堆骨頭了。』可是那個自私的人回答道：『不要緊，我還可以吸盡你的骨髓。』」當時我聽了這個故事，不相信有這樣自私的人，而我走了背字，我碰到的這位詩人正是這樣自私的人！

當天晚上我回到家裏，他已經蒙頭大睡。自然我明白他並沒有睡熟，他只是怕我再爲那三元七角錢的事情和他吵一通。吵什麼？我絕不吵，晚飯我都沒有吃，哪裏來得力氣和你吵？

因爲心裏越想越難過，我這一夜沒有睡得着。

感謝天際外飛來一個機會，我的兩肩土邊添了雙翅，意料不到的我坐上一輛紅十字會的汽車，十天後我從桂林到了重慶。

在我離開桂林前一天，她，我的有著樂天精神的詩兒，她不要不續緊鳳毛鵝鴨文藻。

我毫無戀別情緒的和他分了手。

五

依靠着理想生活的人，理想即是照耀他的生活的光。
閉起眼睛，在夢裏生活的人，已經籠罩了深淵。

六

時間的河流淹死了記憶，我來到重慶五個多月之後，已經想不起有過這樣的一個朋友。
是什麼蘇醒了這個記憶的呢？是孟詩人自己，有一天，我在中正路上緩緩的走着，身後卻有人叫出我的名字。

「誰？」我驚訝的扭轉身來，一看透是他，我呆住了，有些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想不到吧？」他微笑着問我，一把握緊我的手，他爲這次重逢感到很大的喜悅。他比在桂林時黑了點，也瘦了點，衣服穿得更其破爛不堪了，雖然他還穿着一件襯衫，並且系着一條黑領

帶，但是那襯衫很骯髒，黑領帶綫好像豆腐皮一樣，破皮鞋還是五個月前的那一雙，只不過多了幾個補綻。全身只有一條黃唧噥褲子是半新不舊的，揀在他右胳膊上的一件黑外套因為沒有穿在身上，所以數不出那上面究竟破了幾個洞。我也是個沒有錢的人，我也有許多窮朋友，但是不知怎麼，只有他總是顯得很狼狽，似乎每個人看到他都要發一聲嘆息似的！這時，我興奮的程度並不比他低，給了他熱烈的回握之後，我說道：

「這次在這兒見到了，我萬萬想不到，想不到，你現在做什麼工作呢？是啦，我應當先問：你怎樣到重慶來的呢？」

「說起來話長得很哪，聽我慢慢對你說吧，我想，你一定不會拒絕我同你吃一頓便飯吧！」
我被他請吃飯這還是第一次，我很高興的答應了。

「那末好。」他說，「我們到飯館坐定了談。」

說是請我吃便飯，那是他的客氣話，實則我們吃得很好，點了八樣菜，一碗湯。我們一面吃着，一面談着，他講到別後的種種，特別放大了聲音，說：

「你離開桂林以後第二天，我收到一封從重慶寄來的掛號信，拆開看，一位在紡織廠救會計

主任的朋友匯來一筆路費，讓我馬上來重慶做他的幫手，正好，我收拾收拾……咳，收拾什麼？我本來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收拾，第二天就抱着我的一張破了的毛毯離開桂林了。我滿以為到重慶後準可以碰到你，不料一過就過去了五個月，嘿，今天總算有一陣值得感謝的風，它把我們又吹到了一起——是啦，你別後遭遇了一些什麼呢？」

「我嘍，從到重慶的第一天起，就給傷兵之友社總社當編輯，一直沒有變過，日子過得還穩當，五個多月以來沒災沒病，人結實得像匹牛！」

他聽我這樣說，立刻爆發了一陣大笑。然後他又用二姆指指點着我，一連串的說着：「你這人真有趣，真有趣，嚶，真有趣……！」

跟着，我們兩個人各吞了一口肥肉。

「可是，讓我問你一句：傷兵之友社還缺人嗎？」他忽然偏過臉來，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問道。

回答之前，我有些躊躇，社裏人是缺的，可不需過於浪漫的詩人，繼而一想，不會是他找工作，他是給紡織廠的會計主任做幫手的，一定他有需要工作的朋友，由於我受了社裏物色人才

的託付，我便繞了一個灣子，這樣回答他：

「人倒不一定缺，不知道你有怎樣一個朋友需要工作？」

「人倒不一定缺的另一個說法，也就是不一定不缺了？」

我吃了一驚，這時我才明白，他比我聰明得多！我只好回答他：「是的，是的，正是這個情形。」

「不瞞你說，找工作的並非別個，是我！」

「是你？」

「是啦，你不高興和我一起工作嗎？」

「那個不，」我說着口是心非的話，「如果是你，我自然為你設法，不過，你剛才不是說，在紡織廠裏你做會計主任的幫手嗎？」

「這份工作已經失掉了，我那位做會計主任的朋友兩星期之前去了蘭州。他一走，我就離開了紡織廠，我是沒有辦法不離開紡織廠的，因為那位做會計主任的朋友和經理吵了嘴，而他是我的介紹人！」



「那麼你現在怎樣生活呢？」

「是哦，這就成了問題。幸虧今天在街上遇到你。」

我的頭立刻有點昏，有點沉重，我彷彿是一個逃過一次獄的犯人又被上了鍊錘，我知道，以後在我的負擔上又得加重一些份量了，他吃起我來是不懂什麼客氣的！他對我講過果戈理寫「死魂靈」的故事，在他看來，我是屬於凡人之列，是凡人就有幫助詩人的義務的。然而我又是多麼害怕這種義務，我簡直被驚呆了。似乎他從我的神色上捉摸到我的心情，他便皺往眉毛對我說：「唉，你絕想不到，生活已經將我拷打得變成另外一個人，我不是以前的我了。過去我是避開工作，現在可想着工作，只要你能馬上交給我一份工作的話，你會看到我是怎樣慎重的對待它！千萬爲我想個辦法，不要讓我再在生活上纏纏你，你也是個力量有限的人！」

他這番話恐怕果真出自肺腑，因爲說了過後他就低下頭去，眼角亮出一顆淚星。不等我回答半句話，他又悲戚的說道：

「如果今早不遇到你，我便得餓一天飯！」

聽他這樣說，我的心跳了，連忙我將手伸進腰包，數一數帶着多少錢，我非常責備自己，我

是多麼樣兒的健忘！不是從他第一次拜訪我，他就像個主人我像個客麼？今天怎樣可以例外？貪嘴上當，我是沒話可說的。幸好昨天領了八十塊錢的薪水，正鼓脹在腰包裏，我放了心。眼看着他挨餓，怎麼說得過去？他的一顆淚星征服了我，我由憎惡而轉變到同情，生活教訓人的故事我聽過很多很多，想來生活將他拷打成另外一個人，會是一句真話了！既然他願意和我一起工作，我就負責爲他介紹吧，總比他閒着吃我強。於是，我問道：

「你既然做過會計主任的助手，那麼傷兵之友社有一個做卡片的工作，你能不能做得來？每天要寫幾百張卡片，在卡片上寫捐款入姓名和捐款金額。做這個工作必須小心謹慎，尤其捐款金額一項，一個數目字也不能錯的！」

「那當然，那當然，錯一個數目字還了得！這工作我可以做，請你就給我介紹吧！」

他立刻興高采烈起來，給我挾到碗裏一塊魚尾。我一面答應爲他介紹，一面也回敬了他一根鷄腿。

吃罷算賬的時候，整整吃去我半個月的薪金。

和他分別後，我就去見傷兵之友社的社長，社長對我很客氣，馬上決定下來，他讓我通知孟

詩人，明晨七點鐘在社裏會一次面。

當晚，我又和孟詩人吃晚飯，把這喜信告給他的時候，使他高興得一跳多高，東的一聲他又在我的胸口上爲了一拳。幸虧我沒有肺病，要不然，我的這條命就養給。

「你瘋啦？」我拍着桌面叫道。

「是呵，我歡喜若狂！」

於是，他爆發了一陣大笑。

可是轉天早晨一直等他到九點半鐘，還不見他到社裏來，社長十拿九穩不耐煩的在房間裏踱着步。
我很難爲情的對社長說：「或者他是生了病？」

「生了病？」許社長看了我一眼，點一點頭，「是的，近些日子天氣壞得很！」他從桌面上拿起帽子，有些遲疑的說，「那麼，我不等他了，明天早晨再談好不好？」

「很好，很好，實在對不起！」

但是許社長剛走到門邊，蹣跚來遲的孟詩人莖在門口和社長碰了面。我按捺住一肚子的悶氣，只得跑過去爲他們介紹。許社長和他熱烈的握了手。

「我絕沒有想得到，」孟詩人說，「昨天晚上多看了幾頁書，今天醒得也就遲，讓您等了這許久，十分抱歉！」

我在一旁聽着，憤怒使我捏硬了拳頭，這不要臉的東西！他不但沒有變，比以前更放縱，更不近人情了，真想一拳頭打跑了！但是和善的許社長照舊客客氣氣，一點不傷面子，他扭轉頭來對我說：

「張先生，你看這樣好不好？——請孟先生先做一個月看看。」

羞得我滿面發燒，喉嚨也像堵了一個大疙瘩，我有些口吃的回答道：

「就這樣吧，許先生如果忙，您請便！」

分別前，許社長冷冷的和孟詩點了一點頭。

當天，他開始了寫卡片的工作。

當晚，他搬進了宿舍，他的床在我的床對面。吃過晚飯後，我和他都倒在床上歇腰，我把我要說的話一古腦兒的說了出來：

「我給你介紹這份工作，現在很後悔，老實說，你給我丟了臉！你變？你才沒有變！如果硬

說你變了一點的話，那就是比以前更糟糕！請你爽直的回答我吧：是不是你對這份工作沒興趣？

「哪裏談得上興趣不興趣。」他說，「我一向做什麼只問有無價值，有價值，就做，不然，就不做！你也是一個鑽研文學的人，你當然明白眼前這份工作不是我們理想中的工作，爲了吃和住，有什麼話好說！」

「因而，你今早有權利起身遲，讓介紹人紅一紅臉？」我翻身坐起，捶着床沿大聲的問。

「不是這樣說，我實在因爲昨晚多唸了幾頁紀德！」

「這根本不成理由，我現在更不和你討論『工作價值論』，一句話：對待這份工作你是不是想馬馬虎虎？」

「自然不能馬虎，你這是怎麼說？」

「我這是，我這是口頭協定。當你違反這協定的時候，希望不要到社裏鬧革你，你自己先擇行李走！」

「你永遠不能相信我，好囉，都依你，我們一言爲定！」

我稱他的協定正如同國際上的協定一樣沒有信用，他只在成立這個協定以後的三天內按時起床，按時工作。三天後，他雖然也按時開始了工作，然而，糟了，他在卡片上已經寫的不是捐款人姓名和捐款金額，在雪白的卡片背面，他寫下了幾首詩的初稿。有一首詩的頭幾句我還記得的，彷彿是：

「輕輕的呼吸着

在你的胸前

你也輕輕的呼吸着

你的呼吸是我的溫暖

然而，這幸福消逝得多麼快呢

有時記憶也是輕輕

輕得如一陣煙，一陣風……」

爲了這件事，我馬上回到宿舍替他捆上行李，我說：

「你快走，我跟着也就辭職，你算把我的臉抹上污泥，我不能讓人家在背後恥笑我，這不成

話」

他坐在床上，睜圓兩隻眼睛，似乎他對我的憤怒一點也不能够瞭解，所以一句話也就不說。

「你不要裝聾作啞！」我拍着床沿叫道，「現在再沒有挽回的餘地！」

「請你息一息怒，」他立起身來對我說，「現在我到街上去醒一醒腦筋，我明白，這是我的錯。」

他一步搶出門去，當晚沒有回來吃晚飯，也沒有回來睡覺。他去了那裏呢？我越想越糊塗，素樂不去想了，睡着了。轉天天剛亮，我就醒來，嚇了我一跳，他又拆開了行李，甜甜的睡在床上。

我剛要去搖醒他，他醒了，看見我站在床前，他慌不忙的坐起身來，穿上衣服。他從衣服口袋內掏出一張卡片，笑着問我道：

「你看看，這卡片上還有詩嗎？」

我接過來一看，卡片背面的詩沒有了。

「我昨天買了一瓶整改墨漬的藥水，」他說，「把詩一行一行的洗掉下。怕你生氣，在你睡

着的時候我才進房睡牠的。我以後做錯了事，你總管告訴我，我會改過來的。你現在還發生意氣嗎？

「睡了一夜覺，怒氣早就平息了許多，現在他又知過改過，我的怒氣也就散了。但是我不放心他，我又向他重復的說了一次上次協定的內容。跟着，我還問他道：

「爲什麼你近來精神這樣恍惚？你的詩我聽過一遍，是不是你失了戀？」

「不然，我怎麼捨得離開桂林？」他指一指他的兩眼，他的兩眼湧出淚水。「你看着這個已經瞎了。……」

「唉，多情的人！」

「然而，爲什麼甘讓一個女孩子這樣折磨着你呢？」我說，「還是避開對她的思慕吧。做個硬硬朗朗的男子漢！」

「是的，我也這樣想過的，然而，沒辦法，我要她！」

「她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呵呵，我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你了，我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你了！」他痛苦的叫了起來，

「我跟你說吧，在思想上，在階級上，我和她是兩種人，不幸得很！雖然我明白我無法得到她的愛情，甚至得到她的愛情也全無價值，然而我愛她！」

「如果她愛了你，你會幸福起來嗎？」

「不見得，我憂，那樣的情形也許比現在更糟！」

「爲什麼？」

「就因爲我不能滿足她，越是在上流社會裏過着庸俗生活的小姐，而我，是個沒有家的流浪兒，這還不說，我的靈魂和她的靈魂會永久的陌生，沒有辦法開始親密的過從。她不可能和我生活在一起的，除非我和我的靈魂分手，一切聽從她的意志，像極與上許多有名的故事一樣，我跪倒在她的面前說：『我甘心做您愛情的奴僕！』」

「如果你真的這樣做，她就肯愛你了嗎？」

「不！不！她會踢開我的，我明白！」他雙手蒙住眼睛，嗚嗚的哭起來了。他的哭聲把宿舍裏的許多同事都驚醒了，我慌慌張張的把他領到街上來，請他到「冠生園」吃了一頓早點。

着的時候我才進房睡的。我以後做錯了事，你總管告訴我，我會改過來的。你現在還得生氣嗎？

「睡了一夜覺，怒氣本就平息了許多，現在他又知過改過，我的怒氣也就散了。但是我不放心他，我又向他重復的說了一次上次協定的內容。跟着，我還問他道：

「爲什麼你近來精神這樣恍惚？你的詩我唸過一遍，是不是你失了戀？」

「不然，我怎麼捨得離開桂林？」他指一指他的兩眼，他的兩眼湧出淚水。「你看看這個已經瞎了。……」

唉唉，多情的人！

「然而，爲什麼甘讓一個女孩子這樣折磨着你呢？」我說，「還是避開對她的思索吧，做個硬硬朗朗的男子漢！」

「是的，我也這樣想過的，然而，沒辦法，我愛她！」

「她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呵呵，我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你了，我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你了！」他痛苦的叫了起來，

然後他墮入深沈的思索之中。過了半晌，他滿眼是淚的望着我，說道：

「我跟你說吧，在思想止，在階級上，我和她是兩種人，不幸得很！雖然我明白我無法得到她的愛情，甚至得到她的愛情也全無價值，然而我愛她！」

「如果她愛了你，你會幸福起來嗎？」

「不見得，我愛，那樣的情形也許比現在更糟！」

「爲什麼？」

「就因爲我不能滿足她，她是在上流社會裏過慣舒服生活的小姐，而我，是個沒有家的流浪兒，這還不說，我的靈魂和她的靈魂會永久的陌生，沒有辦法開始親蜜的過從。她不可能和我生活在一起的，除非我和她的靈魂分手，一切隨從她的意志，她願與主許多有名的故事一樣，我跪倒在她的面前說：『我甘心做戀愛情的奴僕！』」

「如果你真的這樣做，她就肯愛你了嗎？」

「不！不！她會離開我的，我明白了！」他雙手蒙住眼睛，嗚嗚的哭起來了。他的哭聲把宿舍裏的許多同事都驚醒了，我慌張張張的把她領到街上來，請他到「冠生園」吃了一頓早點。

我安慰他很久很久，但是他似乎沒有聽清楚我說些什麼話，眼睛直直的望着前方，一直是在沉默着。後來我想到一個辦法，我把話頭轉文學方面來，我說：

「詩雖然是文學中的最高部門，然而最好的形式還是小說！」

「你這是怎麼說？」做為詩人的他，眼睛里立刻射出抗議的光芒。

「我是說，詩只是一點情感作用，散文又不勝包容，如果我們往大處找，深處求，再沒有小說這個形式更能使我們滿足的。」

「不然，我覺得你這是一種偏見，在你說這話的時候，你也許忘記了荷馬的史詩，或者，你否定了奧特賽和伊利亞特的價值！」

「你錯了，你應該知道，小說這形式是比史詩更進一步的形式，因而我們得承認進步的形式是好的，果真它也還好的。至於史詩，我非但沒有忘記，我更佩服荷馬，不過荷馬和現今這個世界的相隔開了若干世紀，荷馬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保守派是不能努力文學的，古老的形式是沒有進步的形式的優點的。話說回來，小說是什麼？」

「是什麼？」

「小說，是屬於詩的一種最好的樣式！」

「那麼，你是說，詩是許多文學樣式的一個總稱！」

「正是這個意思，不然果戈理何以說『死魂靈』是一部詩篇？而高爾基的『馬加爾周達』何以在很多讀者看來又比分行的抒情小詩勝過一等？」

他不能夠同意這個說法，他和我辯論了許多話，失戀的痛苦被他遺忘了，我的目的達到了，於是我看了看腕錶，只差一刻鐘就到了辦公時間，我又閉論爭的中心，說道：

「我們要到社裏去辦公了。」

「好好，馬上去！不過，你對詩的理解是錯誤的，或者說，你就不懂得什麼是詩，什麼是散文，什麼是小說！」

街道上的行人是擁擠而又吵雜的，我爲了結束這場論爭，索性裝做沒有聽到他的反駁。但是他非常的激動，他的聲音越提越高，只管說，不管對面走來了多少行人，他時常和對面的行人相撞，直到撞觸了一位老婆婆，他才驚斷了正大聲說辯的話，他過去將老婆婆扶起來的時候，老婆婆一定沒臉過理，不懂得寬恕，爲了報復，她朝孟詩人的臉上啐了一大片唾沫。

「喫喫，饑饉，餓餓！」他一面擦着臉上的唾沫，一面咕噥着，還說：「剛才你讓我吃早點，沒有喝湯，這是老婆婆慈悲，讓我喝點白水！」

我和他嘻嘻哈哈的走到簽名處，又走進辦公室，他拿出筆來，重新開始寫卡樣的工作。

不巧，不巧，又過去三天，三天後他在宿舍裏鬧了禍。同屋的六個同事要打他一頓，他們說，起碼要讓他搬到另外一個房間去，原來他又像在桂林和我同住時一樣，夜裏在房間內小便。我從中解勸的結果，六個同事總算放下拳頭，他慨然饒幸，除去向六個同事道歉，又請他們每個人吃一大碗牛肉湯麵。因而他沒有搬到另外一個房間去，同事們因為各吃了他一大碗牛肉湯麵，怒氣也就散了。過後他還很感慨的對我說：

「我現在才明白什麼叫做酒肉朋友了！」

「按理說，」我想起了和他訂下的協定，「你這又是一次違約的行爲，我有權利給你捲行李，大家分手！」

「再原諒我一次吧，這一次不是工作上的疏忽，而是生活上的不檢點呀！」

可是工作上的疏忽跟着就發生了。有一天下午，辦公時間已經過了一點多鐘，還不見他來。

許社長很奇怪，問我他是遲到還是告假？

「不清楚。」我紅着臉，回答過後趕忙低下頭來。

又過去一刻多鐘，他走進辦公廳了，他的長頭髮塗上了凡士林，一進門他就囁道：

「重慶的物價如何得了？租一次髮就是五塊錢！」

大家都沒有理他，許社長滿不高興的掃了他一眼。

當天晚飯後，我正如他吵鬧得很厲害的時候，宿舍裏的百役送來了一封信，是社裏通知他，不讓他再幹下去了。明天早晨就得搬出宿舍，爲了他生活打算，隨着通知書，還裝在信封內半個月薪水。

「爲什麼辭退我的理由一句也不說呢？就是因爲在辦公時間理髮惹下禍了嗎？社長也在辦公時間時常出街呀，難道不是嗎？」

「是呀，」我憤憤的說，「下次你再找工作，就找一個社長之類的位罷吧！」

「你何必還這樣嘲笑我呢？」他憤怒的跳着床沿，兩隻眼睛睜得又圓又大，那樣子就像要吞了天，吞了地，把全人類吞了噎了也不會甘心似的！萬萬料不到的是這英雄氣概不能支持多久，忽

的在我耳邊爆發了一陣巨響，他將頭抱得緊緊的，倒在床上就哇啦哇啦的哭起來了。

我對他已然失去同情，倒覺得給他一些生活上的折磨是應該的，在他哭著的時候，我離開他走到街上來。我一面踱着步，一面百無聊賴的數着兩旁店鋪的燈光。街上行人擁擠不堪，吵嚷得嚇跑一天星，我抬頭尋找了許久，才望見黃澄澄的月亮藏在雲背後，探頭探腦的望着下方，似乎在驚疑着下方的每粒燈光都比星子亮，每一盞煤氣燈都像夜間出現的大太陽。這還不說，霓虹燈比彩虹更多變，像一個挑皮的仙子舞着七色飄帶飛來了人間。這花花世界神也會留戀的，設若真有下凡的故事我不覺得出奇！然而怎麼好，怎麼好，當我在街上踽踽行過疲憊回到宿舍時，一種可怕的靈感正降臨到孟詩人的頭上，他見面第一句就是：

「我想離開這個討厭的人間！」

乍一聽來，使我大大的吃了一驚，仔細一想，我倒覺得有些好笑了。人間如果多一些像他這樣的浪漫詩人，的確是討厭的。我很平靜的問他道：

「你對我講這樣的話是什麼意思呢？」

「我甚至想到了死！」

我沒有理他。真想死的人是不說「甚至」也不說「想到了」的，我有過一個厭世自殺的朋友，他自殺前只嚙了一句：「我決定死！」後來朋友們怎樣勸阻都不成功，他就死了。我也碰到過一個女朋友，她爲了威嚇她的丈夫，當着她的丈夫面兒，咕嚕咕嚕的喝了一大瓶「安眠藥水」，被驚嚇的丈夫趕緊請來了大夫，經過幾次診斷，大夫說不出一個所以然，後來大夫恍然大悟，叫道：「那「安眠藥水」的空瓶子在那兒？」瓶子拿來了，並不很空，瓶子裏還剩有一些安眠藥水。於是大夫對這藥水起了懷疑，做了一次化驗，原來瓶子裏裝的是上等的橘子汁。前者是放棄生命到達死的安息，後者可是拿死做嚇人的幌子而對活下來有着熱烈的期待。我想孟詩人是屬於後者，但是向瓶子裏灌橘子汁的心理我很瞭解的，我將眼睛一合，昏昏沉沉的睡着了。

轉天一早醒來時，他果然無恙，他對我說：

「我想搬到一家小客棧住，再來看你吧。」

他搬走的第二天，是星期日。有一位在通訊社當編輯的朋友從貓尼石趕到城裏來看我，這位朋友也是喜歡寫詩的，他的詩寫得很好，在「文化生活出版社」還印過一本長篇小說集。他的署名是白芸韻。芸韻和我談到夜深。他不能回通訊社了，孟詩人搬走後，宿舍中多了一張空床，當

夜甚深就睡在遺囑床上。

我送芸喬走後的第三天，羅朋友告訴我：

「艾詩人很覺得這個人成問題。」

「這是怎麼說？」我不禁奇怪而又糊塗，艾詩人我是佩服的，他的一首題做「吹號者」的詩我最喜歡，我和他只在文協晚會上會過兩次面，談過一次話，這樣短的過從就會惹起他對我的反感嗎？人間的事，豈不是越來越嚇人了？我呆呆的望着月，心裏覺得非常痛苦。

「艾詩人對我說，你不够朋友！」D又不甚份量的這麼說。他的嘴角泛起了譏諷的微笑。

「但是，批評一個人壞，總應當說出一點理由！你笑什麼，總什麼你笑我？」我已生氣得喘喘的了。

「就因為你肯留下白雲宿住，而拒絕了孟詩人在你這裏住，朋友們都知道孟明對你很好的，現在他既然吃住成問題，為什麼你乾看着他發愁？」

「是的，只能這樣，我對他已經沒有辦法達到友情上的義務！可是請你告訴我，艾詩人怎麼知道白雲喬在我這裏過夜的？」

「艾詩人到貓兒石碰到了白雲齋，事情就是這樣，孟明呢，是艾詩人的朋友，他求艾詩人帶他找個地方住，他對艾詩人說，你這裏不能留他，恐怕是問你擠一張床！」

「對啦，一點也不錯。」

「你變了？」D有些失望的睜大眼睛看着我。

「我半點也沒有變，不要侮辱我！」我叫了起來，胸口像被什麼東西重重的捶了一下。我不知道怎樣解釋自己，總不應該解釋自己；當然，如果解釋自己，必得說出孟明怎樣怎樣不着實際，禁止浪漫；害了我，我從不會明白張胆的殺死過誰的靈魂來表明自己靈魂的剛強，至於孟明，我只於是悲憫他，我連將他的靈魂的粉飾一層一層剝落的念頭都沒有起過。而今他的吃住沒辦法，艾詩人既然認他是朋友，自然可以幫助他。我若是做一番洗刷自己的解釋，無疑的是給他在生活的道路上加一層阻障。傳言往往和真實有二段距離，我想我還是去問問孟明。

我悻悻的和D握手告辭，寫我西找的，總算和孟明會了面。我開門見山的問道：

「你既然已經被社裏開除，當然沒理由再到宿舍和我擠一張床，但是，你對艾詩人不會說到你是被開除的吧？」

「我沒有。」

「正因爲這緣故，艾詩人覺得我這個人有問題，不够朋友，留白裴茵住，可不保留你住！爲你，我在艾詩人和D的眼睛裏，已經人格掃地！」

「……………」他不說話，有點恐懼的看着我。

「給你一個機會，」我胆量十足的說，「我絕不向艾詩人去解釋自己，我和他還不熟悉，咱倆賭運氣。若是這次艾詩人爲你找到工作，希望你不再開除，你拿你的悔改酬答我在名譽上的犧牲！但是，你如果又被開除，我也不設法找到艾詩人解釋自己，你的行爲已經替我解釋得十分詳細了！」

他感激的點了點頭。像一個敗兵畏懼着身後的追擊，慌慌張張的向我伸出手來，說了一聲：「再會。」

和他別後的第五天，收到一封從南岸寄來的信，信上說：「我已經經艾詩人之友黃君介紹，在一家棉紗廠擔任抄寫工作。生活是頑皮的，我可不甘它的戲弄了，我運用力鞭打著它，直到它完全馴服爲止。」下面是孟詩人的署名。

我回信回得很快，動他沉重的憂鬱生活。我記得，我的信寫得十分簡短，在寫這封信時，我有種和「紙短情長」完全相反的感覺。

他的第二封信寄來了，信上說：「失戀的痛苦和生活的打擊同時朝我攻擊，朋友，哪裏是我的盾牌？」

我沒有回他這信。因為我給他找不到那生活的盾牌。

他的第四封信又來了，信上說：「在生活的戰場上，我丟掉了我的盔甲，只這一句話，你可以想像得到我是何等的狼狽！」

我嘆了一口大氣，把他的來信撕得粉碎。我明白，他又得呼喚着救兵了。我拿起筆來，回了他幾個字，是：「你不是正鞭打着生活嗎？你的鞭斷了？」

不巧我這次竟然沒有收到他的回信，這在我不能不當它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當時有兩個揣測：他不是又被開除便是生病了，兩者必居其一。

但是三個月過去了，他的消息仍然探聽不到。我想，艾詩人總會知道的。然而，我怎麼可以去問他呢？

後來某某報的編輯C兄對我說，艾詩人早已去了北方。

（當然，艾詩人是帶着對我極其厭惡的壞印象走的。）

那麼，孟明是不是一概艾詩人一道去了北方呢？我左思右想，覺得這次想得有些道理，至少還很可能的。

猜錯了，我以一個極偶然的機會，在C兄處認識了一位孟詩人的同事，他對我說：

「你打聽孟明嗎？孟明在三個月前就被開除了。」

「怎麼被開除的？」我問道。

「咳！這位詩人！他在宿舍中亂貼標語，什麼『不要被生活戲弄』囉，『詩是時代的號著』啦，……寫得字歪歪扭扭，像要開展覽會似的貼滿一牆。工作在他弄得一塌胡塗，抄寫沒有寫詩認真，發給他的十行紙都隨他寫滿詩了，唉，這樣的人不被開除等什麼？這樣的人只能用一句四川話批評他：『要不得』！」

洩氣得很，我的犧牲實在無辜，我不但沒有將他從悔改中救出來，反而助長了他的放縱，如今艾詩人去了北方，他這放縱的結果也不會替我傳達一個解釋了，我痛苦的叫了一聲，若有朝失

的朝自己的胸口搗了一拳。——爲什麼這顆心還有一層肚皮蓋住它？爲了這，不幸的誤會找到了它的源泉！

孟詩人已經羞於見我了，知恥近乎勇，我還希望他會在窮苦的流浪中磨練出生命的光輝！雖然我難過，我難過我的愛如一塊重大的岩石，或者這塊岩石墜着他已經落入生活的深淵。

楠總用我對他有著懷念。

一年後，我返回了桂林，我又到文協的故址去過一次，那間我和他同住過的小房因爲陰濕，依然留着一種淡淡的騷臭的氣味，想起他偷偷在房內小便的事情來，他的許多放縱的指爲便一一的回到了眼前，我在回想中，不能忍住一種帶着鼻音的微笑……。

一九四二，十，二十，桂林

蒼鷹

安東·契阿夫在孤獨時用他的帽子捕捉花園裏的陽光，我在孤獨時集中思力從過去的世界裏捕捉對於陽光的記憶。——我想起了我的朋友：蒼鷹，我不能忘記他正如人們心中有個上帝，我跟隨他，我就發現處處都是光明。

我記得我和他相識是在十年前一個被雪花灑成白晝的夜晚，是時我為了一家七口的乾糧不得不穿過香港的賊曠者：

「藥！賣藥糖哪！

淫靈蜜柑呀，

山藥仁丹！

橘子去火呀！

杏仁青菓！

寶藥糖哩！

顏菓香蕉呀！

紅菓茶膏！

「……………」

可是我這近乎歌唱的叫賣聲在這天失去效果，我在天色剛發白時提着糖籃子出來，到現在算一算不過賣了十七塊糖。原因是在天津這個城市裏，哪怕是三歲的小孩也對糖販子要求清新奇。我這歌唱在起初頗有吸引顧客的魅力，過後他們聽聽老是這一套也就厭了。這天最搶我的生意的是一個穿破舊青呢西裝，提皮包，吹口琴的年約十六七歲的錢販子，他到哪兒，孩子們跟到哪兒，他不但會吹奏口琴，而且會唱許多隻動聽的洋文歌。他在沒吹沒唱之前，總是摸着他的光頭笑瞇瞇的對孩子們說：「快去找爸爸媽媽要錢，不買糖我是不吹也不唱呢！」這樣伙兒舊糖菓的本領比我高出了十倍，有些把葦葉做成小笛吹奏着寶糖的或是敲鑼打鼓，男拉女唱賣糖的都受了

他的影邊，而且他們在我的耳邊講了極壞的話。我呢，我只有嘆息，雖然已經是孩子們上床的時候，我依然唱着我的老調企圖湊足明天早餐的數目。因為當時是我父親在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形下失業的第三個年頭，我母親又為眼前的窮苦憂慮成重病，時時被痛苦和饑餓威脅着的生活壓垮了。我這十四歲的童心中。

但是耗到夜裏十一點鐘，我還是沒有多發一塊錢，我拿着七個銅板回到家裏去反不知在街上過夜好，我實在不忍看到母親的眼淚和聽到父親的嘆息。我在月光下展開愛羅先珂的童話，響亮的朗讀「世界和平日」，我強把精神集中在書本上，逃避對於眼前生活的思索。

「母親呀，不要憂，我懇求你不要憂……在威風凜凜的爐赫的旌旗中間我看見……母親呀！……看見哥哥的一隻手，只有一隻手……」突然的，在我身後有人用夢一樣柔和，詩一樣動人的聲調悲涼的唱了出來，我扭頭一看，竟是那光頭的會吹奏口琴和唱洋文歌的小同行。

「你也喜歡愛羅先珂嗎？朋友！」他很熱情的問。

「是囉！」對於他的親近，我非常高興，我說，「可是我的底子打得不夠呢，很多好書，我怎麼讀也讀不懂！……唔，你今天的生意真好呀！」隨後，我是非常羨慕的這樣說。

他回答時並不望着我，而是望着月亮，他說：

「我知道，我今天搶了你的生意，可是我的口琴和歌，總有一天也要被小主顧們聽得厭倦呢！……你今天的生意很壞嗎？」

「我賣了十七塊糖。」

「不要緊，」他慨然的掏着腰包說，「我今天真得有慶星，借你二十枚哩！」

那時我雖只十四歲，寬苦的經驗却早告訴了我人事是三分真七分假，如若他還是套交情的客氣話，也許我接受下來這二十枚銅板就在明天會聽到一些煩言和看到他冰冷的冰面。我說了許多謝他的話，我還撒謊說：

「我雖然捧着籃子賣糖，家裏人可不盡我這份營生過活！」

「那麼，你又爲什麼不去讀書呢？」他的手裏掏動着二十枚銅板，鎖着眉毛問。

被他這一問，我只願訴說委曲，意忽略的露了謊話的馬脚了，究竟我還是一個孩子呵！結果他便將二十枚銅板鑿在我的手心，他用着同情的聲調說：

「兄弟，我們是同命人哪！」跟着，他又說了許多我不十分瞭解的話，真有一句我聽得懂而

且一直到現在還記得。那是：「我們受苦也得有受苦的代價，不信就看一看未來好啦！」

我說：「我也黑裏白日的盼一個好的未來！」

「盼嗎？」他笑了，「不是盼得到的呢，要創造呵！」

從他的談吐裏面，立刻引起我對一個戰士的敬慕。我只剩下感動，再也不想別的，如果說還有所思，那就是我不甘心看到他的靈魂一隅，而渴望全部的瞭解。因瞭解加深和他的友愛。我問到了他的身世。

他拍拍身上的雪粒，雙手抱肩的望着星空沉默半響，他被我的詢問刺到了心處，忽的在他的眼睛裏浮起淚光。他抖抖的說：

「我不是要準備很多眼淚才可以說給你嗎？以後日子長着呢，我想我還是零零碎碎的說給你，一下子說出來，你受不了，我也受不了！」

這回答更引起我瞭解他的慾望，我可又不能苦苦逼問下去，回憶在某些人是快樂的源泉，在某些人確實是一種酷刑。我重新開闢一條使他暢談如流的渠道，將話題導引回藝術。

他悲哀的搖搖頭，他說：

「我們就是太不知道聽天由命的好處。太過於張狂！爲什麼還向藝術這方面追求呢？兄弟，你應該明白，從事寫作會更加深精神上的刺激！」

「實在說，那時我知道得很少，我只想聽他的發揮，他的談鋒帶着智慧的閃光，將我懾服如弟子對着師長。我回說我沒有從事寫作的打算，所以我還想看看書，不過是爲了得些智識以爲向上追求的階梯。至於說到寫作會更加深精神上的刺激，我尤其不能瞭然。他點點頭說：—

「是的，現在你還不大懂，將來你拿起筆時就懂了，那時你不但要解決你自己的苦難，還得解決全人類的苦難！世界一天變不過來，你的痛苦沒有止期！這樣也罷，勸你不去挑選第二條路，我們結伴的走向前吧，醒着的良心可以從痛苦接受勇氣！……天不早了，明天你來找我玩，好嗎？」

「好啦！」我興奮采烈的說，「我一定去！」

「我住王家胡同一號，你找倉英就得了！」

在我和他分手之前，我告訴他：「我叫張大。」

我回到家裏時，一直疑惑着是在做夢，甚至我喊道：「這是邁做夢也不會有的事情！」躺在

床上，我溫習着他說過的每句話，那些話越研究越有深意，我推醒睡在身旁的小弟弟，告訴他：「今天你哥哥認識了一位思想家！」

只有七歲的小弟弟哪懂這個，他哭了起來，一面抹淚一面向睡在隔壁的父母告狀道：

「哥哥欺侮我！」

欺侮他？我想有一天他能了解人事並且讀得懂我這篇文章時，他也會對我描寫的這個人物尊敬與崇拜，更其渴望得到他的友誼。

二

以後，我和倉英開始了親密的過程，他時常到我家裏坐幾個鐘頭，我也時常到他的住處消磨半天或整日整夜的時光。他住在一個叫戴蓋林的朋友家裏，戴蓋林年紀和我彷彿的，同會，瘦弱多病，面無血色，睡下頭時可以數他腳趾大的前額上的青筋。他的綽號是「小可憐」，這綽號來源於他很瘦的形體，他一聽到有誰這樣叫，他就撇起嘴來想哭。我和倉英從不用這綽號折磨他那時對健康懷著憂懼的小心靈。他和他的守寡的老母同住，他的母親是個非常和善的老人。我們一

有疑慮，她就百般勸慰，誰也不會在她面前哭泣。她待倉英如同親生，倉英也視她如自己的慈母。當我通過倉英的關係和她們母子相識後，我也一直沐浴着她們母子的愛情的光華！

到現在我還記得起來，她們母子和倉英同住的那個房間裏書架小而陰濕，房內除了一個大牀，只有一張破舊的飯桌和兩隻長板凳。我去他們那裏，多半的時候是太太坐着，坐在牀上談天，或者讀書。董林也非常熱中文學，我們三個小同行向董林母親表示過將來都要做一個小說家。可是我同董林讀書不多，年紀又小，一遇到倉英不在，我倆就長發多大氣功也讀不下一篇最容易瞭解的雜報，起碼有許多生字不能認識。一到這步田地，我倆就非常羨慕的弄下書本，去請教那部被翻譯了的「國音字典」。

是的，倉英比我倆強得多，這個強不單單表現在智慧和能力上面，也表現在言行上面，聽聽這段故事吧，誰聽了不會說這是超乎人力造成的悲劇？去充當這齣悲劇的主角又得有多麼強的一副性格！

從前，一個住居奉天城裏的家庭原極幸福美滿，這家庭的主人是一位轉近中年的國文教員，陪伴他一起生活的有一位賢慧的妻子，他的妻子神仙一般崇拜他，到歲時口說他的丈夫是世間最

有學問的人。她又給她的丈夫生了一男一女，男孩子具有父親一樣絕頂的智識，女孩子具有母親一樣麗人的美觀。這許多優點湊合一起，把這小家庭點綴得光輝四射，充溢着春日的不變的融和。因此這國文教師非常幸福，非常溺愛他的妻子和子女，他尤其溺愛他的那個聰明活潑的男孩子，他立誓給他的男孩子安排一個光明的未來。這男孩子就是倉英。倉英也特別敬愛他的父親。他到處誇口說他的父親是世間最慈愛的人。可是他剛讀到高中一年級，九一八事變來了，奉天失守了，被日軍佔領後的奉天變成了中國人的活地獄，不消說各學校停課的停課，解散的解散了，而這位幸福的國文教師也賦閒在家裏了。於是窮愁潦倒了這個家庭，時時有斷絀之虞，一向沒有積蓄的國文教師只得借一筆吃一筆，不到半個月他就見了幾根白髮。以後的日子怎麼對付呢？這是問題。當日軍據復收買學校教員時，他不覺良心同意不同意，終於硬着頭皮接受了推行奴化教育的聘書。這可恥的事情一被倉英知道，已經無法挽回了，想挽回，除非交出他父親的命，給日本主子做奴僕是不能反反覆覆的。倉英又痛苦又憤激，無時無刻不逼迫他父親承認這是不得不擺脫的罪惡，甚至他不怕抓破父子的情面用了威嚇的言詞。但是他沒有得到效果，他最後竟橫起心腸偷偷的倒給父親一杯藥茶，他父親飲了這杯藥茶後，立刻成了癱子！是啦，倉英就有這麼一副可

怕的性格！頂強頂強的性格！

他的父親因變成啞子非常傷心，他一種到倉英會經用威嚇言詞逼迫他，他明白了審他的正是自己的兒子。而倉英也坦白的承認了。可是他的父親在憤激之下不能諒解倉英，母親和妹妹更不能諒解倉英，最後，倉英只有把脚一蹶，哭泣着離開家庭。這幾個同學幫助，他達到天津來。他剛到天津時還有塊把錢，拿這點資本做了報販，後來又改行賣紙烟，又改行賣青菜，又改行喊着：「我的蘿蔔真發裂，氣死南方大老蔡！」……哪行有利他就改哪行生意。這之間他天天掛念着家，掛念着家裏沒有誰可以賺錢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他也將他賺得的幾個血汗錢寄回家裏……但是他始終得不到一封家信。

糟了，一個更大的霹靂來了，一個同學從奉天寄來一信告訴他，從他走後他的家裏有時整天見不到一粒米，經過幾天躊躇和哭泣，他的父親將他的妹妹許給了一個僑商的大臣，這大臣在九一八事變時以內應和殘殺建立了豐功，算得上一個罪惡的魁首！倉英爲這消息痛苦得發狂，這以後倉英更得憂鬱，變得逃避對於過往的思索，變得更沉着也更有力量！……當我從董林母子口中得知了這動悲劇，我明白了倉英在和我訂交的夜裏，爲什麼要準備很多眼淚才可以說得出他的

身世，就連我這種勤悲劇的人也已經哭過了！我和倉英相處這多年，在如此漫長的時間裏正如我不敢用「小可憐」這種號稱呼蓋林，我也不敢觸動着英一絲半點的回憶。我不和他談過往，我認爲和他跟蓋林時刻刻的努力，爲着有一個好的未來。

或許有人會說：倉英讀書不多，年紀又輕，怎麼會是這般莊嚴強呢？是的，或許還有人會說使他變得如此剛強，起碼得有一段過程。我想頂好還是由倉英回答這個疑問，倉英與我們說過：「一種人生來就是聖人，一種人到後來才是聖人，一種人根本不能成爲聖人！」

我非常相信這句話，我聽最近真相信這句話，事實的例子俯拾即是，我在海山教書時，遇到不少年齡小但復用功的學生們，他們時常跑來我的面前問甚麼是對的，甚麼是錯的，我從他們那隨口裏望到了人類的將來也望到了倉英的幼年。

想一想吧，從小就被教養堅固了信仰，又從信仰取得了力量，那麼這力量有什麼用？如若不是遇到了罪惡就揮擊罪惡？

所以，我得說，倉英生來就是一個強者，一個勇猛的強者！

兩年前我和董霖稱呼他倉英。倉大哥，爲了表示親熱，也有些時候叫他老倉；兩年後，我們總是叫他蒼鷹。

兩年後的他，已經用蒼鷹這筆名在平津的報紙副刊上刊出許多篇散文小說了。他每發表一篇作品，就給我和董林高聲朗讀一遍，我們每次聽到他的朗讀，都是非常感動。他的作品有一種憂鬱的調子，如一個受盡委屈的孩子對慈母發出低訴，他是訴於中華！我們最親愛的母親。他一句又一句提醒着抗戰的必要，爲了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有着深仇，有着海水澆不熄的憤恨！

這之間，我們三個人的生活沒有變好一點，可是誰也沒有忘記過蒼鷹最喜歡這樣說：「就要好起來的，必須好起來的，我們不要苦惱自己，打起精神，面向蒼生！」

向蒼生！——我後來也喜歡用這句話勸慰許多朋友。是的，不會錯的，活着是好的。正如一位詩人所說：「活着可以工作！」

終於，工作的機會來了，蒼鷹的一個小學老師從東北逃來了天津，報社在天津一家私立小學

裏做了教員。靠着這位老師的推薦，蒼鷹和這位老師做了同事，都教國語這門功課。我和董林都爲他高興，他尤其高興，他說，他是抱着壯大的種子排着處女地。他和孩子們相處極其融洽，孩子們都敬重他，愛他，他對待孩子們的教導真不辭煩勞。有幾次我像董林那裏，總看到有一大堆孩子圍繞着蒼鷹，聽他給他們說故事或者朗誦童話，他在朗誦童話時睜着眼睛，似睡非睡的微擺着光頭，他的聲調低而柔，他時常朗誦給孩子們聽的是契珂夫的「藍標來呀」，他唱着：

「實實是要睡覺哩！

保姆唱歌給你聽……」

或是……

「實實是要睡覺哩！

保姆實實紛紛給你吃……」

每次他這樣唱，孩子們皆露出沉醉的神情，我也聽得想睡了。他真會朗誦，朗誦得真迷人！我到現在，到我寫着這篇懷念他的文章的現在，那催眠歌彷彿還在我的耳邊縈繞着，我更記得他

是用許多感動人的，幾乎是夢一般的聲調在我和他訂交的夜間，他唱着：「母親呀！不要響，我懇求你不要響……在威風凜凜的爐竈的旌旗中間我看見……母親呀！看見哥哥的一隻手，只有一隻手……」我得說，假如蒼鷹不是先天具有詩人的氣質，他絕不會有如此的歌唱。

但是，正因為他做事認真，熱情，以致引起了校長的猜忌，校長是個患着神經衰弱。天天在疑神疑鬼的傢伙，吸鴉片太喜歡賭博，他對教育的主張是逼得去就行。他看到蒼鷹在散學後還把一大羣一大羣的孩子們召集一起，他斷定蒼鷹是拉攏孩子們搞他的亂。於是，他走到蒼鷹跟前，大要的問：

「你整天和孩子們遊蕩什麼？」

胡蝶？這兩個字打到認真教育孩子們的蒼鷹的頭上，比什麼都更不能忍受，他火了，他幾乎是嚷起來的說道：

「這不是吃鴉片的賭徒可以問的！回去跟你老婆胡纏吧！我個人的事，你管不着！」

「這樣嗎？好，滾你的蛋！」

蒼鷹不甘心這獠馬馬虎虎被辭退，他一面罵，一面要校長說出辭退他的理由。結果，不過是

大鬧一場，蒼鷹給了校長一記耳光，悻悻的走了。

可是孩子們如何捨得了蒼鷹，在蒼鷹走後不久，校長豈就被孩子們包圍住，他們要校長還給他們的姓老師。私立學校校長最怕學生們憤激，在學生們提出蒼鷹不同於他們就回家時，校長只得跑到了董林家裏。可惜他是遲到一步，蒼鷹在早一刻鐘已到一家紙店去學生意了。

後來蒼鷹知道了這件事情，他嘆息着搖搖頭，他非常痛心離開孩子們。——直過來幾年出幾遍時常提起蒼鷹和「幾多麼天真可愛的孩子們相處，說時如說起他自己的身世，他的眼睛裏浮起了淚光。『好心人呵！我的俠骨柔腸的蒼鷹！』——寫到這裏，我不禁高聲的叫了！

我十歲的時候，總算從痛苦裏拔出腳來。我的父親在「濟鄉公所」裏謀到書寫職位。每月有三十元的薪水，當我請求他進學校讀書時，他咬緊牙根答應了。比我早幾年，董林借過這筆收學費的師範學校，董林的母親爲使自己的兒子求得幫助，她做了只得揭角工資的操筆毛工去。我和董林能得上學使蒼鷹眼熱，他二見到我們，就訴苦說：

「我在紙店裏一天忙到晚，夜裏睡覺前想看看書，老板又不讓開燈。」

「不可以請求他嗎？」董林問。

「請求他？瞧吧——」蒼鷹把嘴擦緊，雙手插入衣袋，肚子填得高高的說：「我個的老樁就是這副神氣，你要求他什麼事，他把頭搖搖，如果你問他：『再把手上幾塊紙統換幾四卡錢來吃吧？』他就把頭點點。好像他生下來就是個啞叭，其實他是不屑於和底下人說話！我發不久的，我會和他吵的，惹急了我就捲起鋪蓋走，甯可挨餓，我也要硬硬朗朗的活下去！」

正是這樣，他要硬硬朗朗的活下去，他絕不光說說算事，他真的和老樁吵了！老樁的小鑊在投擲時擲破一本蒼鷹寶愛的書，他回手打了小少爺一巴掌。老樁和健理論，他隨地下嘴，就抗運行李走了。走後，他重新掏出他的日琴，試了試音，又練習一遍他的洋文歌，就又提着皮包賣他的藥糖。

「等等吧，等我寫得更好時，一切都會好了！」在他接受了若干打撲之後，這樣的藥糖種種我說道。

四

蒼鷹在天津又做了半年多糖販子之後，他得到一個機會到上海去了。

在上海，他在一家報館做校對，空閒時就不停的寫作。到上海第三年，他來信說：

「我已經有勇氣寄出第一篇小說給A了，不管他用不用，我都爲了我這次勇氣百倍的試驗慶幸！我一得A回信，就告訴你結果吧！」

他說他已經有勇氣寄出第一篇小說，顯然的他是有了比較滿意的成就，不然勇氣從何來呢？他說一得A回信就告訴我結果，那麼除了他寄作品給A一定也有信給A是無疑的了。A是他最信仰的一個作家，A編的刊物他更愛讀，他常常說，「A一定是非常非常熱情的！」因此他相信A一定有回信給他。但是，過了半個多月，蒼鷹來信訴苦說：

「……我是多麼的失望呀！我是多麼的憤激呀！如若A在我對面，我不會饒恕的，你還記得我是怎樣對待那個吸鴉片的校長和裝煙子的紙店老板嗎？那還不夠，那邊嫌太輕，也罷，他們是粗俗的等待改造的物件！可是A，這自命「人類靈魂技師」的流氓，他必須得到三倍的懲罰！他將我的小說和信一併退回來了，當然，他是從這個信封掏出稿子，又裝入另一個信封投進郵筒，他絕對沒有看，不然他總會發覺夾在稿紙第二頁有一封給他的信。我過去看得太好，我總以爲作家比平常人熱情得多，天哪！他比北極天氣還要冰冷，但是，不要緊，這挫折不了我的勇氣，等待

一個一鰾短長的來日吧！——看誰的陽光先來照臨人間！」

我和董林讀過這封信，很爲蒼鷹不平，這不但因爲蒼鷹是我們最眞摯的朋友，也因爲他是忠實於自己的信仰，生活種藝術的人！他的作品既少愛情的穿插，又多半描寫東北淪陷區的非人生活或是呼喚着戰爭，絕非那些用「口號」「意識」裝飾自己的空喊叫囂之徒可比！他勇敢天真，樸實無華，完全抒寫實感，篇篇作品皆可讓歷史評定他的價值！尤其他的作品格調之高，不說超過一些有歷史有成就的作家，也得說相差不過毫厘！而且在他出發之前，確實是以筆代鎗，以字代彈，並非肩起鎗竿以爲從人海釣取榮譽之器！

然而暗裏有它雄厚的勢力，陽光一時衝不出它的重圍，沒多久，我和董林從蒼鷹的信上，知道了這樣一個故事：在他對A失望之後，他將A退回的小說一字不改的寄給了B，那時B正在上海主持一個規模很大的出版社和兩份月刊，B也是爲他敬重信仰的師輩作家。B收到蒼鷹的小說和信，一時非常感動，B願意親近這個才能過人的東北青年。他回了一封很長的信，信中誇獎蒼鷹的這篇小說是震撼人心的好作品。得，蒼鷹終於覓得了他的知音，他立刻寫信告訴我，和董林說，「B給我的鼓舞只有拿羅曼羅蘭在青年時代得到老托爾斯泰的長信時的心情來形容！」我和董

林也一跳多高，或者說，比他還要高興！

跟着，他又來信說，他見到了，而且在B那裏，認識了C。他描寫當時的情景是：

「我在早上接到B約我去他那裏吃午飯的短箋，十時我向報館請假赴約，到B那裏時，恰好是B給我開門。他是一個矮小的中年人，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就使我相信：他是溫和的，善良的，可信託的。他緊緊的和我行過了握手禮。然後我隨着他的手勢去處，看到我對面還站着一個穿米色西裝紫花領結的銅鼻子的青年，B給我介紹說：

「這是C，你也和他握手吧！」

我很興奮的和C握了手，我對C說：

「在這兒認識您，我覺得很榮幸！您的小說我讀過很多了。」

C很輕浮的聳聳肩，嘴角勾起一絲吝嗇的笑紋，什麼話也沒有回答我。他這態度很傷害了我的自尊心，我哼了一聲，就把頭掉過B這面來了。B拉給我一把竹椅，又倒給我一杯茶，我謝了他。在談話開始的時候，B注視着我，C注視着B，天哪！B的每一句話都會引起C的「聲」或「對」，正像他給B的談話奏着拍子。而我的每句話呢，都引不起他的高興，他沉着臉色看我的

眼睛，好像我不該多嘴，應當做出小學生的那種規規矩矩的樣兒。我真受不了，我真想兜頭給他一掌！爲了B，我又不得不壓抑自己。B很熱心的問着我的過去，現在以及對於將來的打算，我也很想告訴他，尤其在C的輕視下，我更得表白我是從怎樣一種生活又從怎樣一種觀念走上文學生活之路。B聽着我的話，拉過我的手去越握越緊，可是C彷彿聽我在撒謊似的撇着嘴，露出更難入目的神情。我不明白像C這樣的作家們怎麼這樣瞧不起後來者？又怎樣這樣卑微的恭維先進？我實在想不到就在B從懷裏掏出紙煙時，C已經划亮一根火柴用雙手捧了上去。當我也將一枝烟捲放上口的刹那，他又連忙用力的將燃着的火柴投入痰盂，並且給我譏嘲的一瞥。這還不說，B說到激動時表示不惜爲全人類的幸福自由將生命做孤注一擲，C竟接口說：「我們正要這樣！」這樣麼！我想B可以做到，我也做得到，但是C，世間沒有他這樣的戰士！我對C說：「我認爲作家所以成爲人類靈魂的技師，就因爲成功一個作家的人必須是人格健全的人！不然，他只能充當被描寫被諷刺的典型，絕不能讓他招搖撞騙的說：『我們正要這樣！』」

C的臉色氣白了，B也驚訝的望着我，我加添一句說：「我今天在這兒吃飯，一定要鬧成消化不良！」

C 憤憤的對我說：

「B先生又不是預備石頭給你吃！」

我和B握過了手，走到門邊又對C說：

「我忙著走，我是趕著回去寫一篇『卑賤的人！』」

我走到窗下時，聽見C對B說：

「好一個不通世故的青年！」

B 回答：「我愛他的天真！」

「我聽到B這樣理解我，心裏非常爽快。不過我繼續想B不該約C這樣一個人陪我們吃飯，以致有這樣不愉快的結局！」

我回到報館，把C的十幾部著作投入火裏。夜間，我睡不着，我爲我最近的遺憾感到憂鬱。原來作家們也不個個都是良心的榜樣，原來人性惡到處有它的存在，原來莎翁借蒲洛尼阿爾的寫說得不錯，

「我們常常有信仰的表情，虔敬的行動，可是心裏藏著魔鬼！」

我們？把我從這個「我們」除去吧，我既不能做神，也要硬硬朗朗的做一個人！……」

蒼鷹就因為要硬硬朗朗的做一個人，一直到今天他沒有出名，沒有印行一部著作，從他得罪了C起，他又遭遇了若干打擊，因為C在利用種種關係障礙這個正直不阿，性格最強的天才有所發展。蒼鷹在這時候來信說，「我成了一隻困獸，我懷疑着一切，我現在把自己鎖在一個亭子間裏等待着滅亡！」

唉，誰能想像得到我和董林讀着他這來信是感受了多麼大的悲哀？

以後，我們很少接到他的信，跟着又傳來了 he 失蹤的消息，在得到這消息不久，神聖的抗戰開始了，蒼鷹在抗戰開始的第四日寄來一封沒有寫信地址的短箋，只是說：「我現刻沉默在行動裏面！」

以後，我也許還可以再見蒼鷹，但是董林不會見到他了。在抗戰後第二年，這「小可憐」因為對工作過於勞苦，害貧血死在天津了。他死的時候我沒有在他身邊，然而我知道他死前必是十分渴念着見到蒼鷹，見到我！而且如我一樣的想法着：狂風暴雨來得愈急愈猛，那隻盤旋在祖國天空的蒼鷹就飛得愈高，他張大理想的兩翼，勇敢的去迎接天晴了。

如今窗外又是雨天，桂林一到初春就接一連三天的有這種壞天氣，我討厭路上的泥濘，我留在房內一面懷念着過往，一面寫下了這麼多，但是我這麼寫下去，心裏更其悶悶不樂，更其憂鬱萬分，我索興擱下筆，哭了起來。

我喊着：「我也要飛！」

一九四三·桂林初春

後記

這是一部頁數不多的集子，誰拿到手裏誰便掂得出它的份量，作者斷不能用多餘的話使讀者錯誤稱量它的準星。但是我也有些話是無可按捺的要向讀者告白。

收在這部集子中的三篇小說，是我年餘來僅有的收成，不管這收或是好或壞，總是從自己的心田上划獲來的；這裏的每個字皆是包容着我的沉思和感動的果實，灌漑它們的水分即是我的血液。我這樣說，並非誇大自己的辛勞，而是要聲明一個足以毀滅我永生途程的謠告：在曲江編「X X」的L君，曾因對我一點誤會造成的不滿，他寫了許多信四放我的「某詩人」是抄襲他一篇題作「新作風」小說的謠言，這謠言傳播得極快極廣，已經有不少朋友向我探問過這件醜事的究竟，當時我實在苦於解釋，每給朋友一次回答心裏便經過一次燃燒。我是一個耐性有限的人，我連忙寄了一封快信給L君，請他對這謠告給一個解釋。他的回信很快的就被我收到了，從這回信上得知的事實真像是這樣：還在毛主席「創作月刊」的時候，他有一篇小說寄給我，這篇小說就

是「新作风」，並且他附了郵票及信封，聲明如不採用，便早退稿。我沒有用，我退了，可是他
一直沒有收到，他一直以為這篇小說依然在我的抽屜內坐黑牢。因此他在回信上說：「我便放火
，我便誣告，想用這個「激」的老法子，不是痛痛快快的被撕去，便是將稿子退還給我。」被誣
告的根由在此，被誣告者的不安也在此，我是很喜歡給朋友們唱這隻歌的：

「花是可愛的

花沒有同樣的花，

果是甘美的

果沒有同樣的果。」

我不但輕視偷花果的人，我還認為這種人是應當被逐出花園的，如亞當夏娃偷取了禁果被逐
出伊甸園一樣。由是我得洗刷自己，我得為洗刷自己佔用了如許的篇幅。但是我也重視某君的坦
白，我更重視他的前程，我將他的真名實姓掩在幕後。

爲了給冰冷的人情以無情的抗議，也爲了以一段真實的故事給不被憐憫的懺悔者一個福音，我寫下了「憐恕」。

自然，這福音是S先生夫婦帶給我們的，我不過是一個紀錄者。我在紀錄它的時候，有幾次想哭，又有幾次想喊，還有幾次我爲我的尖聲冷笑起了一身雞皮疙瘩，我太爲這段故事動情了！我將它紀錄完畢，放下了筆，展開雙臂，我靠在了椅背上。我將在胸中隱積了十幾年的悶鬱一古腦兒的呼了出來。我爽快得就好像初出牢門的囚徒一樣。我雖只二十六歲，我在人海中游泳可已經感到了極大的疲倦，我時時感受着沉淪的恐怖，我不甘心，我掙扎，我的全靈魂在呼號，終於，在紀錄了這段故事之後，救生艇降臨我的面前，跨上去，我不但可以回復心的寧靜，我更有了不同以前的勇氣，我把舵舵，又朝日出的方向搖着了。一個人，尤其是青年，誰能够不犯一星半點的錯誤？人與人之間，又有誰對誰不存着一星半點的誤解？我自承有過若干過失，我自承我不

止一次的不被誤解的痛苦中捱了過來，但是對人懺悔和解釋抵不上自己有了澈底的覺悟，雷靜淑投射給我們一道得救的光明。

一位師範作家曾經說，當我們創作一篇小說時，作家自己不應當過於感動，就如同舞台上的戲子演到悲哀處不能自己先放聲大哭；作家的眼淚是留給讀者流的，戲子的眼淚是留給觀眾流的。藝術上的成功全靠冷靜。（大意如此）不管這論調對或是錯，我是絕對做不到的，我寫每篇小說皆是激情的宣洩，我是被激情激動着去寫作的，因此我十分不能理解左勤克（*Michael Niznik*，*Chenko*）認為純靠技術也可以寫出偉大作品的說法。

我倒是很理解「一面寫，一面喊」的說法的，「憤怒」和我的大部分作品就是在這種情形下產生的。如果技巧專家們指出我的小說那一個句子犯了文法上的錯誤，又在哪一點結構上置錯了組織的距離，甚至哪一點，哪一撇，哪一劃用得當，那麼我是只有敬謝不敏的。

講到這裏，我想跳過了目錄上編定的次序，談一談「蒼鷹」。我的確有過這樣一個朋友，我和他相識如這篇小說中所寫的一樣，因為當時我們都是攤販子又都喜歡讀書，所以從訂交的那天起就是好得和一個人似的。但是他的真名實姓不是倉英，他叫孫士斌。他朗誦得好，欣賞力強，

全靠他有一位好老師，這位老師後來到了上海還寄信鼓勵他，寄「給初學者一封信」和葉靈甫的書給他讀，他的這位老師是很有才能的，出版了不少部短篇小說集和長篇小說，而且每篇小說皆是精力瀰滿，氣魄浩大，我們稱呼他曹先生。我直接受孫士斌兄督促，間接受曹先生影響，於是走進了文學生活。「蒼鷹」的後大半是出於虛構，其餘完全敘述真實，我是爲了紀念離我遠去的孫士斌兄才把它寫下來的。我這樣率直的自白如果被哪位自命高深的朋友認爲多餘，我倒想我補一句的是：對一個底子打得不深的作者存着奢望或誇是多餘的。我的每部書出版後能聽到幾句好意的責難即是得到最大滿足，我知道沒有什麼更比責難的刺激能促使一個要前途的作者向前的。

「某詩人」發表後，盧森君給我一封這樣的信：

「張煌先生」

在這兒我想和魯討論「某詩人」的寫作態度，魯無可否認的：魯也是一個詩歌工作同志，過去曾在詩運上努力過的，現在對於詩或許是已經厭倦了，……於是便找到「某詩人」這類的典型人物，與其說是諷刺，不如說是刻意的謾罵、戲弄、諷而虐，苛而刻的暴殄無遺。在魯個人「在藝術方面追求」應該是敬佩的，……但是，對於今日新詩運動的行程中，可說是一個有力的障礙，或許可以說是一槍命中給擊破了詩車的膠輪，……至少在社會上對於新詩沒有深刻認識，了解，或者是懷疑而期待它不幸的人們，要把它當做笑柄，更大膽的污辱其他的「詩人」，凌辱鄙視莊嚴的「詩」。

回憶自新文學運動以來，詩和其他各部門比較，是不長進，蹩腳，趕不上小說和戲劇的發展，其中原因固然是一般詩人不努力，沒有一個人能澈始澈終擔抱著「詩」幹到底，或中途遺棄，改行他遷，……種種複雜的因素，而一般從詩壇戰鬥過，不啻乘硬撐撐死仗，連腰，潰退下來的殘兵敗將有意無意的反叛，將自己行伍中的驛驢不厭求誰的，認為上黨的剖白以求自新，不再同流合污，大有希聖希賢的模範發表自命海高的宣言，……者是詩運工作上

最大的敵人。

自從大作「某詩人」發表於一任自己安排的「創作月刊」後，我們看了馬上「發生不快」，不久顧，閩各地的友人也來信提起這事，認為這種對「詩人」的態度無可對酌的地方，預料從此以後，中國文壇，不，中國現社會的各階層中對於詩人將有更多嘲笑的資料，果然不錯，曲江「明星報」便摘錄轉載，那些準彌落水的「時代的渣滓們」，見了我們便以對「詩人」來代替內心隱藏未洩的污辱。——這是很明顯的恭維子言，不如輕輕以鼻。——這樣引起多人注意及摘登的成功，這樣的追求高尚崇清的藝術，而不知作昂却回低級的垃圾堆裏鑽去。對這種努力，還值得歌頌嗎？……」

這封信抄到這裏為止，下面的一些話是離題太遠了。王容君的廣雜在我不是一種刺激，他既然這樣熱切的注意着詩運的前途，那麼他將我當做「詩運工作上最大的敵人」便是判斷的錯誤，他的責難倒應該加在和「某詩人」同一類型的詩友們的身上，而且忠告他們：「詩人」不是「病理學」上的一個名詞，「詩人」這兩個字代表一個非但正常而且堪為模範的人！瞭解了這一點，做到了這一點，詩運才會有一日千里的進展，要不，就只有可怕的停滯，只有忍受被輕視的嘲笑。

，這怪不得旁觀者的挑剔，也不能誣告誰「一槍命中給擊破了詩事的膠輪」，唯一補救的辦法是有些推論者應該各自檢視一下自身！

我的企圖是和醫生解剖人體的企圖同樣的，如果誰在我的剖析中發現了應該治療的所在，我的這篇「某詩人」就算沒有白寫。不過我這樣說，我並沒有忘記自己還未成年，距離洞悉全部人性隔着的不止半生的時間，這篇「某詩人」發揮得並不怎麼深，我明白如果想着再番塑造可以得到成功，我得給這枝筆鋒加多一些鋼小。

將上面簡短的幾句話作為答復，不知L.S.君以及和L.S.君抱同感的朋友們讀了感想如何？我希望你們能夠將對我的誤會消除，看我是和你們一路相逢的一個旅伴。前面的路程不止千萬里，相互提攜可以增多攀山越嶺的力氣！講到我中途遺棄了詩，這也是不了解我的話，儘管別人認為偏見，我可在「某詩人」第六節中公開了我的主張，下面就是我和孟詩人的對話：

我說：「詩雖然是文學中的最高部門，然而最好的形式還是小說！」

孟詩人問：「你這是怎麼說？」

我答：「我是說，詩只是一點感情作用，散文又不勝包容，如果我們往大處找，深處求，再

沒有比小說這個形式更能使我們滿足的。」

孟詩人反對這種說法，他說：「不然，我覺得你這是一種偏見，在你說這話的時候，你也許忘記了荷馬的史詩，或者，你否定了奧特賽和伊利亞特的價值！」

我辯解：「你錯了，你應該知道，小說這形式是比史詩更進一步的形式，因而我們得承認進步的形式是好的，果真它也是好的。至於史詩，我非但沒有忘記，我更佩服荷馬，不過荷馬和現今這個世界的人隔開了若干世紀，荷馬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保守派是不能努力文學的，古老的形勢是沒有進步的形式的優點的。話說回來，小說是什麼？」

孟詩人給了我反問：「是什麼？」

我說：「小說，是屬於詩的一種最好的樣式。」

孟詩人不能耐意的問：「那麼，你是說，詩是許多文學樣式的一個總稱？」

我答：「正是這個意思，不然果戈理何以說『死魂靈』是一部詩篇？而高爾基的『馬加爾周達』何以在許多讀者看來又比分行的抒情小詩勝過一等？」

可是這位孟詩人是無法同意我的見解的，他的結論當然是我不懂得文學是的，我並不怎麼

懂得文學，我說過。我是憑着不可遏止的激情來寫作的，提筆之前，我絕沒有想到過會向這方面追求。既然在這方面下工夫已經有了一段時間，我也就漸漸的有了個人的見地了。人家儘可以笑我輕狂，我仍揀一處廣大無邊的地方闊步，因為我這顆心嚮往着一個更大的宇宙！

張煌·一九四三年六月廿一日

於桂林省立圖書館閱覽室。

社址：桂林正陽路二一五號
通郵處：桂林三十一號信箱

春潮社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廣州行國貨維新法能深學禮學字書八上花籃花籃

社潮寧

\$1800